



明東越胡應麟撰



皋陶有後

左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皋陶真不祀而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案張平子思立賦云咎繇邁而種德令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即皋陶子也以是參考之皋陶何嘗無後乎

史記禹本紀云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而後舉益授之政夫益為皋陶子則皋陶之後即益也何以封其後於英六而復舉益乎皋益五臣同列虞世益為皋子史傳蔑聞不祀忽諸之談蓋春秋時或其後中絕如宣孟之忠而無後之義非謂皋陶之身也考英布封九江王都六乃項羽時嗣封者以布自謂皋陶後故都六以龔舊邦非謂禹時所封英六二國秦世尚存楚末乃滅也

筆叢卷七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一

廣雅書局采

陳心叔名疑引路史云皋陶父大業娶少典氏之女名華生陶封於皋故稱皋陶帝王紀云皋陶生於偃故賜姓偃皋陶長子費是為大費秦之祖也次子甄是為仲甄封於六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生大費而正義即以大業為皋陶殆謬呂覽注云伯益皋陶之子亦謬

麟案以益為皋陶子謬始曹大家注列女傳云陶子生五歲

而佐禹注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故葛稚川張守節皆本之  
羅泌能辨益非皋子而不知伯益之卽伯翳故又以大業爲  
皋陶父而大費爲皋陶子其說之舛譌抑有甚焉考史傳伯  
益伯翳爲一甚明余別有辨路史謂皋陶之後爲李氏本  
皋陶爲理官也斯說得之

路史又云堯之諸臣惟彭鏹皋陶伯益爲最壽皋陶年百有  
六而伯益逾二百計其年皆先禹歿矣據此則益初佐禹年  
殆百餘而列女傳以爲五歲何老少不倫至是又皋陶少益  
數十歲而爲父益長數十歲而爲子何後先錯戾如是雖二  
家言皆謬悠亡足論者然互合觀之眞可一大噱也

考黥布之會垓下史有以舒屠六之文故思立賦注云楚末  
乃滅然布傳破籍後封布九江王復都於六高帝末年布反  
始滅今謂滅於楚末亦注之譌也至抱朴妄援尤不足辯而  
用脩信之何哉

又史記秦本紀云帝顛頊之裔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  
華生大費索隱曰此卽秦趙之先尙書謂之伯益是也據此  
則伯益之父大業而裔嬴秦也謂大業爲皋陶則嬴秦卽英  
六耶用脩欲以證皋陶之多男不適以誣伯益之二父耶

### 陽虎

陽虎將殺季孫不克取寶玉大弓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晉明  
帝覘王敦遁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

晉書明帝紀云王敦將謀篡下屯於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  
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陰字當屬察字爲句以上文湖下元

無陰字而下句陰察與微行相應也自溫庭筠作湖陰曲後  
人往往承譌惟王懋叢書得之因錄諸右又明帝自湖遁歸  
遇旅姬與七寶鞭此云遁歸湖者尤非敦既屯兵於湖帝自  
湖歸則歸於石頭耳

### 井公六博

古樂府井公能六博玉女善投壺蓋因井星形如博局而附會  
之亦詩人北斗挹酒漿之意也曹子建詩仙人攬六著對博泰  
山隅齊陸瑜詩九仙會歡賞六博具娛神戲谷聞餘地名山憶  
舊秦周王子深詩誰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庾子山詩藏書凡  
幾代看博已千年陳張正見詩已見玉女笑投壺復覩仙童欣  
六博

筆叢卷七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三

三 廣雅書局采

井公事見穆天子傳楊以井星形如博局當之臆說之絕可  
笑者蓋未見汲冢書也案穆天子傳第五卷記王與隱士井  
公博三日而決一卷中凡兩見井公必當時有道之士致周  
穆以萬乘之尊屢從博戲亦奇矣古博奕事殆創見於此王  
子深誰能攬六著還須訪井公正用周穆訪隱士事若天上  
井星從何訪之庾子山藏書凡幾代看博已千年二語亦正  
用周穆事圖經稱穆天子藏書於大西山小西山庾詩本之  
凡讀書未解儘缺疑不妨惟臆說最害事 穆滿藏書事見唐詩鼓吹皮日休二

酉搜來祕  
檢疏注中

### 王僑王子喬

史記封禪書注引裴秀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雉

爲武陽人爲柏人合於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唐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又云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蓋世以王喬爲王子喬誤也久矣

史記封禪書宋毋忌王伯僑克尙羨門子高索隱注司馬相如云王伯僑古仙人下復引裴秀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云云余案史記王伯僑自是一仙人名注再引王喬已誤然裴記王喬喬字偏傍無立人用脩作僑字從人蓋因史文王伯僑而誤也

藝苑卮言云仙人有兩王喬其一卽太子晉其一柏人令天降玉棺者也此與用脩說同但楊誤加偏傍耳余意王僑爲太子者汲冢書師曠稱晉爲王子故樂府稱王子喬非姓王氏也喬當是晉別名惟爲葉縣令而飛鳧與爲柏人令而食芝者則名姓俱同又同爲合同顯迹於合時最易相亂非精加考核未易得之

王子喬斷當從余此說余嚮以爲三王喬亦從舊說未安

### 俞豹論諸葛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立德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尙在而立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眞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筆叢卷七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三

四

廣雅書局珠

案此論載俞文豹吹劔錄乃其兄文龍所作嘗用是說取解

於同文館楊以文豹爲兪豹又以論爲文豹之說竝誤輟耕錄首末自明宋鄭如幾嘗作魏春秋其說與兪相出入見兩山墨談

### 唐五書僧

唐有詩僧九人今有九僧集復有五僧善書劉涇嘗作書話以懷素比玉晉光比珠高閑比金貫休比玻瓈亞栖比水晶

案九僧乃宋初人與唐邈不及余載之詩藪甚詳唐僧能書者尙眾如太宗時辨才其一也

### 蕭方等

佛氏有方等經猶云平等世界也故蕭氏取爲名方等嘗著三十國春秋胡三省注通鑑不知此義蕭方下去一等字似今人云某人等之等而不思方等之弟名方諸方知可證乎亦猶綱目不知盧鴻一爲雙名而去一字爲盧鴻也

胡氏注辨方等不當以死節自任初未嘗去等字此乃綱目之誤已見王伯厚困學紀聞用脩采其說而譌者也

### 盧鴻一

唐人有盧鴻一隱於嵩山其名鴻一者尸子云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通鑑綱目書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鴻下脫一字蓋誤以鴻爲單名而削去一字也

盧鴻一見舊唐書新唐書作盧鴻誤也通鑑采摛止據新唐書故亦作盧鴻綱日本通鑑之誤而通鑑又本新唐書之誤

楊前則并此皆歸咎於綱目蓋使於指摘紫陽又不熟史學之故

### 中渾之戰

胡致堂云中渾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而勝之使郭子儀相與犄角賊可平矣余謂非也豈有二將共事能成大功者乎諺曰稍公多舟必破四公子奕棋必不勝相州九節度之敗子儀光弼俱在焉以勢相埒而不相下也儒者紙上之語使之當國豈不誤蒼生乎或問子曰郭李之將齊名使子儀當中渾之戰何如未可知也子儀之持重光弼之勁捷各有所長以詩喻之郭如子美李如太白以文喻之郭如韓李如柳論詩文雅正則少陵昌黎若倚馬千言單辭追古則杜韓恐不及太白子厚也

筆叢卷七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六

廣雅書局刊

李郭合策而成嘉山之功安史由是奪氣二將議擣范陽賊幾成擒哥舒翰敗遂旋軍相州之師子儀與光弼已有成議以魚朝恩不從而潰此皆史冊大故昭昭竹簡者用脩不熟史學信矣侯安都周文育竝禽於王琳耿弇吳漢十二將咸勦於隗囂將不必多古有然者惟相州之役不得以此例論

也

詳李郭本傳及通鑑肅宗紀

### 岳武穆

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不皆善用兵取之亦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宋之君皆辱主臣皆殺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幸也武穆用兵時粘罕幹離不皆亡獨兀朮在楊益誤以撒離喝

爲幹離不也粘罕幹離不二酋可當韓劉輩非武穆敵兀木  
撒離喝才又下二酋是時武穆百勝之師乘之如拉朽耳崔  
子鍾引李郭敗於思明爲證舛矣夫安史李郭蓋迭爲勝負  
其人逆順固天淵其才不甚遼絕迺武穆於兀木自朱仙以  
前能少抗乎奚厥之強李靖縛之如拾芥詎可執一而論若  
虞允文采石之戰正猶謝玄之破苻堅玄破秦兵不能越江  
以復尺寸之中原其時秦土瓜分勢易爲力僅僅若斯正以  
玄之材力非元子寄奴比也逆亮旣亡完顏易主大定之治  
冠絕無倫雍公將略何如錡玠而欲乘一日之勝拓累葉之  
基難矣哉

郭汾陽屺於安守忠李臨淮屺於史思明李郭又同潰於相

筆叢卷七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二

七

廣雅書局藏

州若子儀之戰新店光弼之戰中渾皆竭智畢命又藉回紇  
之師僅克之故知安史二盜未易易也若宗弼巴蜀則大創  
於吳玠順昌刳折北於劉錡越江則膽奪於韓世忠其才不  
能勝三將而與武穆同年乎况金人全力非安史崛起者比  
也邱仲深精究史學而有岳飛未必能恢復之論竊所未解  
近日鉅公頗亦采之吾不可以不辯詳讀史餘論中  
李郭平  
安史事  
孰參唐書洎通鑑自見弼山  
之役思明垂滅復振他可知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七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伐國之女

李德裕云自古得伐國之女以為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晉之驪姬楚之夏姬息媯苻堅之清河公主侯景之溧陽公主隋文帝之陳夫人皆是物也史蘇所謂我以男戎勝彼彼必以女戎勝我隋書曰興門之男衰門之女信矣杜牧集載陳希烈桂娘事尤異云云

楚成王滅息以息媯歸後莊王滅陳納夏姬申公巫臣諫止因自娶之楚遂滅巫臣家然則非亡楚也又息媯亦未嘗亡楚與晉獻秦堅事不合桂娘是季希烈妾後以計授陳仙奇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廣雅書局采

殺希烈楊誤合二人姓名為一也陳希烈是玄宗相迺陷安祿山伏法者相去亦不遠凡此類姓名偶誤或傳錄者之譌似不必置喙第用脩之語後必信之余恐致累學人不敬避也隋之亡當由獨孤后陷太子勇於陳氏無與陳雖為廣所烝然非覺所由起溧陽當侯景死嘗食其肉然景之亡不由之

韋孝寬辭仁貴

後周韋孝寬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唐辭仁貴著周易新生本義四卷二子皆勇將而精意經術如此

唐辭仁貴文士最眾周易注見鄭氏藝文略唐書藝文志蓋別有其人非為將者也唐書仁貴傳竝不言其涉獵經史卽史

傳中不盡載著述然仁貴以武人有此斷所不遺今新舊唐書無及此者則此書非其撰述無疑也韋孝寬雖爲名將未嘗以勇力聞仁貴雖以勇聞然將略亦自翹楚用脩說俱失之宋人墨池編有辭仁貴碑云名禮字仁貴其人在天寶間則非唐初將帥明矣

六朝名將如韋叡者世信知其功名據南史叡子稜世稱該洽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摘尤精於稜又羊侃少愛文史梁武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侃卽席中應詔上大賞之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船中失火延燒七十艘侃聞略不介懷世但知侃忠勇絕人至風流廓達鮮知者所應詔詩必可觀惜世不傳

諸武人能文事

筆叢卷八

續晉部 丹鉛新錄四

二

廣雅書局宋

者俱詳見詩藪中此二子並梁將偶以僻故少拈及者故因用脩語附記之

女狀元

女侍中魏元義妻也女學士孔貴嬪也女校書唐辭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

崇嘏非女狀元余已辨於詩藪雜編中用脩之誤蓋因元人女狀元春桃記而誤也元人春桃記今不傳僅輟耕錄有其目大槩如琵琶等劇幻設狀元之名耳王卮言直作蜀司戶參軍黃崇嘏最得之陳氏名疑亦仍用脩之誤似未詳考黃詩及其事始末也

卮言又云女校書乃稱謂之詞妙玉宋女童應試封孺人楊

說未確

麟案女子有官位者卮言采摭幾盡視用脩所錄殆數倍然  
尙遺一二女侍中有陸令萱卽齊陸太姬掌國事者見北史  
齊書通鑑綱目等陳心叔名疑亦遺之又樂府雜錄有鄭中  
丞乃宮中敎歌舞者女子敎歌舞而爲中丞尤奇且僻也  
魏安釐王幸姬號龍陽君見名疑今以爲男子非是或別有  
一人耶以其奇僻錄之

### 孔北海

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竝稱駱賓王勁辭  
忠憤唐之義士而與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而掩其立  
身之大閑可惜也君子當表而出之

### 孔明不取文舉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三

廣雅書局聚

宋書引諸葛孔明之言曰來敏亂羣過於孔文舉此事不經見  
當表出之蓋孔文舉名過其實清談廢事已有晉人之風使遇  
孔明必遭李平廖立之罰後人稱之只以才學耳

旣謂北海大志直節不當以文章末技掩之又謂名過其實  
後人只以才學稱之一文舉也驟以其善表而出之於前驟  
以其過表而出之於後與建安七子竝稱且不可而與李平  
廖立同罰其可乎

### 大破賊

謝安聞淝水之捷對奕客云小兒輩大破賊晉書云兒輩遂以  
破賊晉書所紀不及世說大字之勝

大破賊大字是晉唐口語如寧哥大解事萬徹大健兒之類

宋世亦有之向敏中大耐官職等詞是也若大字則俗談向無此例斷爲刻本之譌好奇者往往信之熟於世說者自當燭鑑

于蔦

晁叔用詩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蔦過樓前劉後村曰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蔦之後可謂賢矣伊優事見東方朔傳人皆知之于蔦事博學者或不知也案明皇雜錄玄宗御五鳳樓觀醮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以聲樂集樓下時多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服箱之上皆爲虎豹犀象之狀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蔦而已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四

廣雅書局

新舊唐書通鑑綱目四書竝載非僻典也

朱氏綱目云上御五鳳樓醮宴命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云云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蔦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命刺史爲散官楊以數人爲數十人不明著懷州刺史俱未安

短人

孔子家語僬僥長三尺短之極也而莊子注云務光長八寸論衡及何承天纂文云張仲師長尺二寸近於誣矣宋史呂夏卿年老身形漸縮如小兒小說載嶺南雞窠鶴髮翁亦縮如嬰孺此非常理所格也

李子敖遊鳴鶴嶺中長三寸三分張仲師長一尺二寸見劉

查傳但云出論衡楊以爲何承天纂文未知何據案何承天有皇覽至宋已不傳

古今語言

江革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故謂嵇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曰誰家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也已古卽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敢昔言不亦惑乎

此劉子玄史通之論用脩喜而錄之失記所自出耳寧馨二字今亦爲雅談史通之說驗矣

銑鏡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五

廣雅書局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斃鏡音簡唐秦瓊尤善用之

摩訶擲銑鏡中西域胡綱目注云短兵也形如小鑿今以爲簡未之前聞秦瓊用簡與尉遲鬪鞭乃委巷小說平話中事考瓊本傳但言躍馬挺鎗取人萬眾中無不如意鄂國傳敬德善馬稍嘗與齊王元吉戰三奪其兵是鄂國所善者稍而胡公所善者鎗鞭簡之說絕爲不根自宋元編演小說加以傳奇雜劇令人童稚見之沁入脾肺既長又不解精讀正史信筆爲其惑亂誤用而不自知余見數文章名家往往蹈之李獻吉乃勸人勿讀六代後書何其隘耶因楊說附記此

考史

傳錄與精  
亦無大別

單雄信幼時植一棗樹年十八伐爲槍號寒骨白嘗與秦王  
戰秦王以太白羽射之火出因爲尉遲敬德拉折則雄信所  
用亦槍今俗以爲藥非也雜俎所言蓋卽尉遲敬德報秦王  
事寒骨白之名甚新

俗傳美良川事亦有因考秦瓊傳從楚王夾擊美良川破尉  
遲敬德功最居多蓋鄂國之驍悍當時惟公能埒之其後多  
病常自云吾平生苦戰出血不下數斗焉能不病乎俗傳瓊  
毆血事亦有因也必多讀史傳則此等事自能燭照源流洞  
見眞妄迺學問中一大關節不可不知不佞匪其人第能言  
之耳

瓊自破宋金剛後迄無復顯赫功豈遂  
以病廢耶嘔血事亦見隋唐嘉話中

畢羅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六

廣雅書局宋

朱文公刈麥詩霞觴幸自誇眞一垂鉢何須問畢羅集韻畢羅  
修食也案小說唐宰相有櫻筍廚食之精者櫻桃饅饊今北人  
呼爲波波南人譌爲磨磨

畢羅注云修食當作活字元人琵琶記以枇杷饅饊充饑其  
義可參唐世櫻桃饅饊是借此二字爲食物名非本旨也今  
北人所謂波波乃麪爲之者南人罕能修治文公時南北絕  
不通焉可據爲是物也

酉陽雜俎衣冠食之精者蕭家餛飩庾家櫻子韓約櫻桃饅  
饊不云宰相櫻筍廚也今雜俎刻多誤韻語陽秋十九卷引  
之可證

劉子玄曰列女傳載秋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  
怨懟厥夫投川而死輕生同於古冶狗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  
之頑人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爲伍有乖其實焉余案小說載  
劉伯玉妻聞其夫誦洛神賦遂投洛水死名妒婦津伯玉遂終  
身不渡秋胡妻可爲貞烈則當祠於妒婦津以劉妻配享可也  
子玄之論義正詞嚴聖人復起弗能易矣用脩以劉妻配享  
未愜當名胡妻所投水曰悍婦川可也

妒婦乘驢牛

元制婦人妒者乘驢牛狗部中北齊制妒婦賣箒及阜筴

唐文皇以藥酒賜房玄齡婦我太祖爲徐中山易夫人卽此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七

廣雅書局宋

知婦人妒者必不容於聖王之世非特乘驢牛賣阜筴而已  
惜皆不著令甲中

六朝人有妒記唐人有補妒記今亡余嘗欲更補此書惜不  
獲用脩商之

南齊書劉休傳云明帝憎婦人妒尙書右丞榮彥遠以善棋  
見親婦妒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  
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聞之赦休妾與  
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阜筴以  
辱之右見南齊書列傳十五卷用脩以爲北齊制中語恐一  
時信筆不檢故北齊神武娶蠕蠕女至因事跪拜之豈辦此

妒女廟者介子推妹也在并州壽陽縣妒婦津在洛水

朝野僉載云并州石艾壽陽二界有妒女泉神廟在焉漢水

深沈潔澈千丈祭者投錢及羊骨皎然皆見俗傳妒女者介

子推妹與兄競去泉百里寒食不許斷火至今尙然女錦衣

鮮裙裝束甚都凡有人取仙丹疑有誤字百合經過者必雷風電

雹以震之右見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近雲間類刻僉載

無此文蓋陶氏節本也

迹異記曰妒女泉在并州婦人不得覩粧彩服至其地必興

雲雨一名是介推妹麟案張果傳武后召果果卒死於妒女

廟前豈神仙亦畏妒耶

筆叢卷八

續甲部 丹鉛新錄四

八

黃雅書局

酉陽雜俎曰妒婦津相傳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

性妒忌伯玉常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嬪如此吾無憾焉明

光曰君何以水神善而欲輕我其夜乃自沈而死後七日託

夢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為神也伯玉遂終身不復渡水

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枉襟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因

名曰妒婦津案二事古今相類有若此者婦人之惡極矣夷

堅志又有治妒龍事以龍王夫人殺其妾因置獄正其罪誅

之嗚呼安得天帝盡獄此輩以為悻悻之戒哉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李白出處

太白生於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於縣南之匡山杜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爲匡廬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

正楊曰容齋二筆云杜贈李詩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說者以爲卽廬山也吳曾能改齋漫錄內辨誤一卷引杜田杜詩補遺云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容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蜀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於太康山有讀書堂見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爲僧房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一

廣雅書局藏

稱隴西院蓋以太白得名院有太白像吳君以是證杜句知康山在蜀非廬山也予案當塗所刊李集首載范碑凡千五百餘字其說但云自國朝以來編於屬籍神龍初自碎葉還廣漢因僞爲郡人無補遺所紀七十餘言豈非好事者僞爲此書如開元遺事之類以附會杜老之詩耶歐陽忞輿地廣記云彰明有李白碑白生於此縣蓋亦傳說之誤當以范碑爲正白與韓荆州書云白隴西布衣流落江漢

以上俱正楊

藝苑卮言云南部新書曰李白山東人父爲任城令因家焉少與魯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天寶初游會稽吳筠隱剡中各稱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廳有白詞尙存至唐范傳正誌其墓曰白涼武昭王九世孫昭王隴西人隋末子孫以罪徙

西域神龍時白父客自西域逃居綿之巴西而白生焉唐魏  
顥李陽冰序其文劉全白撰其墓碣皆曰廣漢人故論白者  
或曰隴西或曰山東或曰蜀李陽冰云李翰林浪跡縱酒以  
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山東李白亦云以張垚讒遂游海岱  
間子美所謂汝與山東李白好蓋白自號也然則白本隴西  
人產於蜀嘗流寓山東子美從遊時在山東故稱山東也此  
山東乃關東非今之山東也一統志以白爲山東人固已俗  
然用脩亦得其一未得其二也

案古今詩人出處未有如太白之難定者以爲山東者南部  
新書也舊唐書傳也元微之杜詩序也晁氏讀書志也以爲  
蜀郡人者范傳正碑也新唐書也劉全白墓碣也魏萬李陽  
冰曾子固太白集序也唐詩紀事也彰明逸事也然余考之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一

廣雅書局珠

魏顥序言白本隴西父家於綿身旣生蜀繼以授錄於齊育  
子於魯云陽冰序則言白本隴西成紀人中葉非罪謫條支  
神龍之始逃歸於蜀遂指李樹生伯陽繼亦言授錄於齊紫  
極宮云云新書傳則言白系武昭王孫龍神初潛還廣漢遂  
爲郡人長客任城與孔巢父等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云云  
曾子固序則言白蜀郡人出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遊梁最  
久復入齊魯云云合諸說而訂之則卮言所謂白本隴西人  
產於蜀流寓山東其說最完而紀事末所謂或曰蜀或曰齊  
或曰隴俱不爲無據也况白但生於蜀一出後未常返其故  
居隴西以其本宗山東以其流寓志白奚不宜者用脩欲專

太白於其鄉凡諸方有據者一槩沒之非通論也

### 東山李白

杜子美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東山李白好流俗本妄改作山東李白案樂史序李白集云白客遊天下以聲妓自隨效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時人遂以東山李白稱之子美詩句正因其自號而稱之耳流俗不知而引杜詩爲證近於郢書燕說矣晁公武讀書志古人名地理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攜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削之爲山東也

陳晦伯曰樂史序竝無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之事考白事見新舊唐書本傳及南部新書噫傳正新碑杜田旣欺人前

### 筆叢卷九

禮甲部

丹鉛新錄五

三

廣雅書局

代樂史舊序吾子復作僞今時故知心勞日拙實繁有徒矣麟案南部新書云白歌咏之際屢稱東山李白子美所謂汝與東山李白好當本於此樂史序無此文用脩益誤憶不考非僞作欺人也杜田注亦非僞作是引宋楊天惠彰明逸事而誤爲范傳正碑其病正與用脩一類今竝載下爲二子解嘲然彰明逸事天惠似得之楚人傳聞中間附會匡山隴西穿鑿可笑之甚豈可引以證杜詩乎南部新書東山事又本魏萬碑萬與太白游處宜可信第白流寓山東甚久況舊唐書元微之序竝稱山東卽子美以此呼李奚不可者唐時李杜詩題但稱名不稱字詎至如今人以號爲稱此則用脩之癖論也景盧晦伯辯自得之獨彰明逸事及魏萬序未及攷

或亡以服用脩之心余說出庶幾盡之

魏萬序云白始娶於宋生一女一男又合於劉劉訣又合於魯一婦人生子曰頗黎終又娶於宋間攜昭陽金陵之妓迹

類謝康樂世號李東山駿馬美妾所至二千石郊迎云云據

此則太白蓋四易妻再育子然李華墓志及他記獨稱白子

伯禽豈白有三子耶魏萬即白送之還王屋者其契分特深

序中所言得之目擊視陽冰傳正輩故應不俾後之攷白履

歷當以此序為準用脩謂白擬謝安石蓋誤憶康樂又誤認

東山也舊後名顯又李陽冰序亦載東山事

楊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竊從

學士大夫求問逸事聞唐李白本邑人微時募縣小吏入令

筆叢卷九續唐部 丹鉛新錄五

四廣雅書局宋

卧內嘗驅牛徑堂下令妻怒將加詰責太白亟以詩謝云素

倚欄鉤嬌聲出外頭若非是織女何故問牽牛令驚異不問稍親招引侍研席令一

日賦山火詩思輒不屬太白從傍綴其下句令詩云野火燒山火人

歸火歸火太白繼云烟隨紅日去烟逐暮雲飛令慙止頃之從令觀漲有女子

溺死江上令復苦吟太白輒應聲繼之令詩云二八誰家女漂來倚岸蘆

鳥窺眉上翠魚弄口俯珠太白繼云綠鬢隨波散紅顏逐浪無合滋不悅

太白恐棄去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潼江趙徵君棊

碁亦節士任俠有氣善為縱橫學著書號長短經太白從學

歲餘去遊成都賦春感詩云范范南與北道直事難諧榆莢錢生樹楊花玉慘街塵縈遊子

面蝶弄美人釵御憶青山上雲門掩竹齋益州刺史蘇頌見而奇之時太白齒方

少英氣溢發諸為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體今邑人所

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雖頗體弱然短羽襍裊已有雛鳳態  
淳化中縣合楊遂爲之引謂爲少作是也遂江南人自名能  
詩累謫爲合云始太白與杜甫相遇梁宋間結交歡甚久乃  
去客居魯徂徠山杜甫從嚴武成都太白益流落不能歸蜀  
甫詩又云匡山讀書處  
頭白好歸來學者多疑太白爲山東人又以匡山  
爲匡廬皆非也今大匡山猶有讀書臺而清廉鄉故居遺地  
尚在廢爲寺名隴西院有唐梓州刺史碑

案右彰明逸事與杜田注中所引亡一不合田蓋援逸事以  
注杜詩非本傳正碣也景廬用脩晦伯三君俱似未考此  
文載計氏唐詩紀事其傳會之迹灼然因父尉任城白有詞  
題廳事遂傳彰明合等詩因杜匡山讀書之句遂傳大匡山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五

廣雅書局采

因白自序隴西遂傳以隴西院因白自號青蓮遂傳以清廉  
鄉考魏萬李華李陽冰傳傳正諸文無一合者大抵白既生  
其地則流傳附會自應亡所不至亡足訝也清廉鄉楊直作  
青蓮亦誤姚寬  
叢語引圖經亦稱綿州  
大康山等總之附會也又此文稱所收太白少作百餘篇案  
晁公武云太白全集未載少作六十首皆淺近不類青蓮蓋  
卽彰明合所收今不傳姑孰十咏之類又非此也

李詩題詞

五代劉昫脩唐書以白爲山東人自元稹序杜詩而誤詩云汝  
與山東李白好樂史云李白慕謝安風流自號東山李白杜子  
美所云乃是東山後人倒讀爲山東元稹之序又由於倒讀杜  
詩也不然則太白之詩云學劍來山東又云我家寄東魯豈自

誣乎宋有晁公武者孟浪人也遂信舊唐書及元稹之誤乃曰太白自敘及詩皆不足信噫世安有己之族姓已自迷之而偏取他證乎新唐書知其誤乃更之爲唐宗室蓋以隴西郡望爲標也善乎劉子玄之言曰作史者爲人立傳皆取舊號施之於今爲王氏傳必曰瑯琊臨沂人爲李氏傳必曰隴西成紀人欲求實錄不亦難乎

諸辨悉見前則此又以新唐書爲誤尤不然新書白傳首言白爲涼武昭王孫其先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巴西白生於此長隱岷山蘇頌爲益州守異之非以白爲蜀人而何李陽冰范傳正俱以白本隴西生於蜀新書蓋博參之楊不略考下文謬哉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六

廣雅書局采

李姓非一

姓氏譜李氏凡十三望以隴西爲第一唐時重族系雖帝系之貴亦自屈居第三而讓隴西第一則隴西之李與唐室之李不同族明矣

藝苑卮言別錄貞觀中上命吏部尙書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上之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爲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閭閻布衣至今推仰以爲英賢豈在世祿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今欲釐正差訛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爲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爲高下於是以前皇族爲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爲第三云云據此則族望當時自以崔

爲第一文皇怒始更定以皇族第一楊說並舛謬也

楊云唐人姓氏譜隴西李氏與王家不同族是也廣記隴西李氏恐不入望以橐駝云云因號橐駝李又詔禁隴西李氏諸姓不得自相婚配可見非唐宗室矣

又

據唐人姓譜則隴西與唐室了不相干而李氏稱隴西者往往冒爲唐宗室又矛盾矣唐自高祖卽位太宗高宗繼之武后殺唐子孫殆盡至開元末四十年而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布中州是又可疑蓋唐人十三望之李皆冒稱宗室旣不封以祿位惟虛名誇人曰天潢仙派而已唐帝亦樂其族姓之繁不暇考其真僞也觀太白自敘之書云白家世本金陵此其自狀明甚而詩中贈九姓李者皆曰吾宗則又可疑唐之先仕於後周豈有金陵之籍哉

唐隴西之李自六朝爲巨族非宗室之李也然李暠都西涼

亦與隴西相近蓋其望雖異其地則同太白之自稱隴西以地言不以望言也乃太白旣唐同宗當時並不以王孫稱之

視李賀李約輩若不侔者賀約乃高祖文皇之後太白則唐始祖李暠之後其時偏處一隅後又爲周隋臣太白之先又得罪轉竄入蜀其同祖在唐未一海宇之先固不得聯譜牒

稱王孫也楊謂唐之李姓皆冒爲帝家此殊失攷唐李姓十

三望其無顯迹者難以盡徵相則李義府李逢吉李絳李泌

諸人將則李光弼李抱真李晟李愬諸人文詞則李翰李翔

諸人詩賦則李端李益諸人紛紜史傳秀午簡編不啻數十  
百攷其自稱與人稱之無一以爲宗室者楊謂冒濫者務虛  
名以誇人唐帝亦樂其天潢之繁衍而不問眞僞殆與兒童  
之見亡異唐書新舊宗支年表具有曷嘗以隴西趙郡等李  
攙入其中也如適之林甫果係王孫族屬則史傳已亟書之  
至如長吉才江等一列詞場諸交游稱謂一則曰王孫二則  
曰王孫讀嘉祐商隱集中有一於此否耶凡詩人信筆遣詞  
率難拘徇太白所言吾宗及我李蓋通海內李姓言非特指  
皇室及隴西也

又案用脩斷以太白爲蜀人此乃據自序書而信其家世金  
陵之語何也涼武昭王之世南北瓜分已久卽云先世金陵  
後遷隴蜀亦萬萬不通蓋後人因白僑寓白門而僞作此書  
益信晁公武之精詳而孟浪二言用脩躬自蹈也

又

小說云隴西李氏高自標榜有女人不敢求婚及年父母以囊  
盛昏夜潛送於少年無妻者是其自高者乃所以自辱也

藝苑卮言云高宗壬戌詔後魏隴西李寶太原王瓊等子孫  
不得自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數然族望爲時所向終不  
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爲婚其衰  
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返自稱禁婚家益增厚價云觀  
此楊說之誤不辨自明

卮言諸說出唐史及廣記觀覽等書原文多不能備載



少室山房筆叢卷九

筆叢卷九

續甲部

丹鉛新錄五

九

廣雅書局

南海羅崇齡覆校  
南海桂銘球初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朱文公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遠  
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慙也乃  
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  
名爲道德邪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謂  
其得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  
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  
先褒之善而無預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  
無乃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姦則未滅其已著之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廣雅書局

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何心哉或曰不惟此

也秦檜之姦人欲食其肉者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

下垂涕者也文公譏其橫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

流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文公則曰匡衡有好

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益又譏其爲申

韓陶淵明則譏其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疊

千餘言力詆之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

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

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同時二三

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

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一至此歟

凡用脩指摘紫陽語皆割截首尾不會全文今詳攷錄之則  
文公之意千載可白用脩諸誣不辯自明

考亭所輯名臣言行錄前後二集前集五十五人後集四十  
二人皆南渡以上者也通一代所稱名臣必求粹白無疵自  
漢唐不過二三數宋諸君子李韓范馬外趙普王旦咸弗免  
譏矧其餘者今南渡前名臣以百計則此書義例可知也蓋  
盡一代聲譽烜赫事迹關涉者備錄於中其間碌碌甚眾若  
介甫者詎得而遺之哉

名臣錄雖列文公所引諸家雜記稱與之詞不過十之一而  
貶剝之說幾於四之三又用脩謂朱不當贊其道德文章不  
知名臣錄第綴緝前人議論元無考亭一語楊益未嘗細讀  
而驟譏之果哉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二

廣雅書局

楚詞後語云寄蔡氏女者王文公之所作也公以文章節行  
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  
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公乃汲汲以財利兵  
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  
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姦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宣之際而  
禍亂極矣案楊所引道德文章語或出此讀此說終篇其罪  
介甫至矣楊摘其發端未盡之詞而驟譏訕之豈天下皆可  
欺乎且紫陽第稱王節行若道德固未嘗許之也語意自明  
蘇長公文章氣節世所共推若其少日縱橫建立之念不謂  
盡無今讀蘇所進諸策使得位神考之世君臣合策以赴功

名卽不至如介甫之大壞吾知其不能爲呂文穆李文靖審也

朱亦數稱子瞻才氣詳語類中

朱子語類云沈僩問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廝殺案此門人沈僩所問之詞也向前廝殺言諸將大抵欲和獨武穆主戰耳今作文公語且以向前廝殺爲譏何耶

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關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案此乃朱語見語類百三十二卷文公固極贊岳之忠勇曷嘗譏之首以汾陽爲言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三 廣雅書局集

蓋深悼其壯憤激烈明哲未遑若汾陽與時逶迤卒建大業則尤美也當檜亡孝立武穆尙存中原計日唾手而時亡臣將張德遠用李邵二小子卒致大奔考亭所爲痛惜哉若武穆自處至矣盡矣又奚論焉

李自岳公一流人物何得與邵並稱小人

性理錄文公語云岳飛也橫只要向前廝殺云云直是忠勇故也蓋當時纂集者疏漏誤合二條爲一則而又誤并二說爲一人楊但讀性理宜如此奈語錄了然何

岳被陷當時公論尙不甚明故

有以橫言者觀金陀粹編極雪茲事也

語類云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壤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臣壞人之功以爲已有又不與也又人問張魏公行狀秦相叛逆事如

何曰當時煞有士大夫獻謀者亦有九錫之議矣吳曾輩是也案文公極言畢檜今史傳所未詳者凡數十條皆滔天之惡此略舉一二耳楊率未見第拾片語輒肆譏彈甚矣其鹵莽也夫骨力之云蓋江克李訓小人有才謂耳豈稱之哉考亭於昌黎病其溺文章於歐陽譏其耽詩酒彼儒者論議自往往如此非獨於肩山父子也臧太夫槩春秋以爲賢陳仲子通齊國以爲潔而孔孟之言若彼豈誰毀誰譽仲尼自發而自悖之哉

漢儒董賈尙矣律以孔孟則其言詎能無疵匡衡邪佞比阿遠非二子比謂不成人之美豈不識衡何如人耶宋許彥周云論道當嚴取人當恕凡此皆紫陽論道之言楊又不詳攷其全文氣脈而毛摘撼之多見其不量已

醉漢罵街以下丹鉛諸錄誠有然者

豈夫子自道耶

### 王安石

弘治中餘杭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竝列可乎周名理字德恭所著有綱目發明淺陋曲士也余以安石者謂爲誤國則可謂爲姦人則不可朱固未嘗以爲姦人亦未嘗不以爲誤國也熟攷文公集議論自明

名臣錄辨已見前周所擬介甫君臣

似未嘗讀宋世一書者余無譏焉

東坡伊川戲語相失門人遂分川洛之黨非二公意也朱子學程之學故其毀垢東坡甚至云寧取荆公不用蘇氏吁惟哉予嘗以此事如王后蕭妃爭寵進武璽以間之荆公猛魂尙在必將貽骨碎之禍於朱矣

紫陽睂山學術元大不相謀非黨程氏也考亭生平嚴闢陸子靜而切規陳同父亦黨程乎二嫗骨醉武璽之言今以爲碎何也且語類稱子瞻長處凡十餘條楊豈皆未覩耶

### 笨字義

笨字音奔去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麤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葛亮豈笨者耶字尙不能識而欲譏評諸葛乎

###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 五

廣雅書局

語錄者朱子之語而門人錄之豈出自朱子筆乎用脩以考亭不識字而妄譏諸葛余亦以用脩不識字而妄譏考亭也考亭論三代而下儒者氣象曰張良諸葛亮只是太粗葢以顏孟律之故有此說夫論儒者於三代之下考亭僅舉二子則粗之一字豈易易哉

據楊所引語錄本文元無笨字用脩當誤記考亭論伐吳事耳先主伐吳無功孔明嘆曰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之也考亭曰孔明雖正然益法孝直輕使必有術以止之觀孔明生平議論皆明白正大與詩書相表裏當關羽事葢有難言者法正輩則疏遠矣故或可以諫諫止之噫此未易識也凡讀古人文字務須平心易氣熟察上下語脈得其立言本

意乃可況語錄出之信口記之門人非文字錄兩稱停者而  
毛摘片詞傳會胸臆可乎釋朱語二條皆推服武鄉而揚以  
爲譏議難矣哉

羊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  
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畱江泉能食爲穀伯豫章太  
守史疇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狡妄爲猾伯而聃狠  
戾爲瑣伯蓋擬古四凶也

以語類  
新附錄

### 孔明淵明

朱子云孔明之學出於申韓淵明之學出於莊老末學不敢議  
亦不敢從

孔明治蜀不專主寬蓋以劉璋昏暗故稍以法紀振之所言

###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六

廣雅書局采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矣夫蚩尤五兵湯武莫能廢卽孔  
明有取申韓亦奚損萬一耶朱子自據一節言其他如三顧  
隆中六出隴右大書綱目固以後世無比矣淵明詩詞冲澹  
玄遠誠老莊意味相近文公嘗謂古逸民亦何負哉

### 感遇詩

或謂予曰朱子感興詩比陳子感遇詩有理致予曰譬之青裙  
白髮之節婦乃與靚粧被服之宮娥爭妍取憐埒材角妙不取  
笑芻觀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語也彼以擬招續楚  
辭感興續文選無見於此矣故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要  
有契子言者

宋世五言古惟感興三十八章尙有拾遺風格雖多作儒流

見解其體製實高出一時梅蘇黃陳諸子各以詩名世無此調也苟律以唐人奚俟用脩卽五尺童子今皆能道矣夫感興本咏懷者也伯玉唐人不能追嗣宗元晦宋人責以肩伯玉不已舛乎

楚詞未附擬招乃呂大臨作考亭爲題詞今便據爲朱與感興並稱亦誤

考亭本意愛拾遺詩以溺於方外故取而矯之未嘗欲與埒材角妙也夫感遇在唐未爲絕出而感興在宋實自蹙然謂不當竝論則有之耳至孔雀東南飛一篇本宇宙間孤唱而楊以邯鄲才人擬之得無匍匐而歸耶

邯鄲才人一條陳氏正揚有辨其詞見南

中

### 朱子忿憶

朱子嘗云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憶又云某之質失之暴悍又云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七

廣雅書局

不得已有言則衝口而出必至於傷事而後已此亦太陽之餘證也慎案朱子平日與人論辯多奮發直前而乏和平委曲此不失爲剛毅至於聞呂子約之死嘆曰子約竟齋了許多鶻突道理去矣聞陸象山死哭之良久曰可惜死了告子夫評品切劘在朋友平日則可至聞其死亡不加惋惜而以譏訕何耶孔子於仲由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戒之也至聞其死則歎曰天祝予朱子學孔子此處太相背矣

子約之死朱蓋惜之語意自明余不復辯餘詳下方

朱子語類記陸子靜死先生率門人往寺中哭之旣罷良久

曰可惜死了告子

此說得之文卿

右朱子門人胡泳所記然不謂耳

聞而云此說得之文卿蓋記者亦有所疑也凡語類中門人雜記皆箋所自聞未嘗假借他人而此云爾則其說之譌可



知竊意朱門好事惡陸氏者設爲此言考亭必萬萬不然而楊執以爲奇貨因家語而波及仲尼可乎

新安平日議論嘗謂陸氏執拗似告子此大眾所聞也苟哭其死而爲斯言何異劉貢父關漢卿乎蓋理之必不可信者楊不能辯折反從誚之異哉朱元晦生平論辯無大鵝湖者今錄三律於左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可成岑畱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子壽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眞僞先須辨子靜只今子德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八 廣雅書局采

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公文方萬里云文公於二陸輩行仕宦皆先今陸氏兄弟詩題乃云示同志又有榛塞陸沈等語不遜甚矣而文公和之詞意渾厚反以邃密深沈獎借之冀其自悟二家氣象居然可見案方非論學者而其言如此所謂塗人皆知也楊以爲忿愾然乎否乎

又

攷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等若此豈亦有激於他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又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讀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兜

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譏謂陳同甫竄漢唐於三代是金精頑鐵  
作一鍋銷也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也  
辯已見前不復贅凡用脩此等議論皆不讀本書之過也宋  
名臣錄自大姦慝外凡在是非間者皆不遺如趙普呂夷簡  
陳執中類凡例可知

南海羅崇齡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筆叢卷十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六

九

廣雅書局

明東越胡應麟撰

瓊花

楊州有蕃釐觀觀中有瓊花卽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朝新也其花後菱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場如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爲玉蕊王介甫名爲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卽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蒼蔔花本草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云云張文昌云五色雲中紫鳳車云云王建詩一樹瓏瑤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數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必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詠物託言也溷雲處處有之

麟攷瓊花玉蕊山礬梔子四種迥異用脩合而一之大爲孟浪然其說最易混淆容齋隨筆野客叢書俱失之惟韻語陽秋辨析精當今竝錄其文而稍爲折衷於後

埜客叢書云容齋隨筆曰物以希見爲珍長安唐昌觀玉蕊花魯直所謂山礬者江東彌山互野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游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約不特土俗罕見神仙亦然僕攷

李衛公集有爲潤州招隱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  
共窺注謂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因余賞玩始得名又曰內  
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開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  
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邀余同玩大夫謂沈傳師也又觀晏  
元獻公集有翰林盛諫議借示楊州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  
王元之更名瓊花亦謂之玉蘂花二花相近而名字不同不  
知其一種邪或各異耶據春明退朝錄招隱玉蘂卽后土瓊  
花也若然則玉蘂自是瓊花非山礬也所謂事有似是而實  
非者此花以罕見爲貴高齋詩話蔡寬夫詩話與隨筆之說  
一同

韻語陽秋云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

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七

二 廣雅書局聚

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  
予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以成色故以名  
爾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  
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卽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  
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爾玉蘂佳  
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舍玉蘂而呼  
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事類引黃詩作  
染紫不云染黃

合璧

瓊花惟楊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  
子俊嘗題詩云百藹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  
不可移八結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

云瓊花一名玉蘂案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塔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苑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賞玩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沈傳師和篇亦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子賞玩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二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者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

麟總諸家之說校之瓊花者揚州后土觀中之物世無別種者也玉蘂者長安唐昌觀中之物仙女來遊折花以赴玉峯

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七

廣雅書局印

之期者也山礬者本場花而魯直易名山礬者也梔子者佛書所謂薝蔔者也四花皆色白而有香然貴賤若天壤之懸梔子今江南絕多皆夏間四五月開而場花自是春開梔子染黃以花而山礬染黃以葉二物迥殊又梔子之名見於本草世所共悉不應復作他稱而薝蔔之名出自佛經涪老尤不應他有更易此二花之不同明甚者也玉蘂旣僅見唐昌及禁苑數處而場花紛布野中且旣曰玉蘂名甚古而至佳山谷何苦易之卽土人不識玉蘂之名山谷淹洽多聞寧有弗洞曉者此場花之非玉蘂明甚者也玉蘂自顯於唐昌而瓊花獨鍾於后土廣陵長安道里懸絕瓊花世無別本而玉蘂屢見詩詞又玉蘂旣卽瓊花諸題玉蘂者不應絕口不及

瓊花之名又唐昌去吳誠遠招隱在京口去廣陵咫尺間吳人既絕重瓊花謂無二本不應招隱有此懵然不知俟德裕之至而知此玉蘂之非瓊花明甚者也緣瓊花之名與玉蘂相亂后土祠名與唐昌觀名又相亂瓊花無二本而玉蘂亦僅數處有之瓊花謂種出仙苑而玉蘂亦仙女經遊遂致詩人文士往往合爲一種如宋子京劉原父博洽號爲宋世之冠亦爾承譌而子瞻子容輩之誤又不必論者也用脩以卽陳後主玉樹後庭花尤爲鹵莽瓊花相傳唐人所植六朝何自知之如止據玉樹之名何不引甘泉賦中所云也與此花相類又有聚八仙最近似而非見台壁事類甚詳

唐詩紀事嚴休復玉蘂花詩首云揚州唐昌觀有玉蘂花大

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七

四

廣雅書局采

誤也唐昌觀在長安光業坊明皇女唐昌公主下降故以爲名其花乃公主手植者也康駢劇談錄云唐昌觀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三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環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迴出於眾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緋頭黃衫端麗無比旣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伫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雲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休復禹錫各有詩王建宮詞女冠夜覓香來處云云卽追咏唐昌事也蓋唐昌觀在長安無

所謂長安觀者葛以王建詩爲長安觀之玉蘂而禹錫詩題唐昌亦謬也計氏紀事之誤乃洽尤延之全唐詩話尤號博洽多識此亦相承劉宋率爾記載不及精詳也

始讀楊所引傅子容詩疑唐人有遺帖爲證及閱周平園題記乃知宋世僞作唐人帖以致謬誤紛紛平園辯玉蘂非瓊花得之目擊最詳并錄於此云唐人甚重玉蘂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茶蘂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條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開出鬚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甌其中別抽一英出眾鬚上散爲眾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無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李善之注也山谷始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序初未嘗及玉蘂止因好事者僞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盧信之其實諸公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

用脩以仙女之說爲附會似止據王建詩注言之未讀太平廣記合璧事類雜詠劇談諸書也夫仙女事誠茫渺難信然嚴劉諸人之詩實因此事發不可以事爲附會詩也蕃釐觀后土別名漢郊祀詩媪神蕃釐此祠后土故以爲名其花後

爲金虜揭去根復發榮用脩以爲其後花莖亦非也此花聚訟案不啻數十用脩於諸書一不之攷直據胸臆合而一之謬矣哉

用脩以玉樹後庭花卽瓊花是徒知瓊與玉同也又引曲中瓊樹朝新爲證以曲有瓊字也吾則以爲叔寶詞名本於楊之玉樹青葱謝之林挺瓊樹不尤陷合無隙耶楊好爲傳會往往如此而動詈昔人姑識以當捧腹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此劉賓客和嚴給舍詩也劉又有楊州瓊花詩序止言后土廟瓊花一株潔白可愛不知實何木也使誠與玉藥同胡以有何木之疑耶

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鉛新錄七

六

廣雅書局刊

歷攷以瓊花爲玉藥其誤蓋始於二宋劉原父不能是正從而和之三子皆博極羣書者所見若此故世人無復異議而晏元獻蘇文忠悉承其誤然失之未遠猶可言也洪景盧曾端伯蔡寬夫傅子容以山礬爲玉藥則失之頓遠矣然其誤猶本之唐人僞帖也用脩直以山礬爲梔子旣無所因又靡所攷吾弗能知之矣

噫一瓊花也以子京原父次道景盧延之用脩之淹該同叔元之子瞻魯直之鴻鉅相承而胥失焉餘子蓋亡足深論名物之學其易言哉

鄭興裔瓊花辨瓊花天下無雙昨因虜騎侵軼或謂所存非舊疑黃冠輩以聚八仙花種其處余細觀熟玩不同者有三



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同者一也瓊花葉柔平瑩澤聚八仙葉粗而有芒不同者二也瓊花藥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藥低於花結子而不香不同者三也余尙未敢自信嘗取二花以試兒童輒能辨之

有辨聚八仙異於瓊花處最明確附錄此

合璧事類辨四花形色甚詳今竝錄於此智者讀之不俟見花瞭然矣論瓊花云瓊花天下無雙惟揚州后土祠一株耳世傳此花乃唐人所植樹大而花繁清馥異常潔白可愛獨殿春芳冠絕羣品唐賢多題咏之昨因紹興辛巳之變虜騎侵軼或謂今所存者非其舊使非老道士唐大監者力言其不然鮮不以八仙名之矣蓋此花雖遭虜人之狼籍然其盤根非他所比似有神物爲之遮護不然靈苗不絕生意復回旣翦而終盛孰使之然哉麟案事類所記此花宋末猶無恙今不可見矣

筆叢卷十一

續用部 丹鉛新錄七

七 廣雅書局聚

論玉蘂云玉蘂花所傳不一有以爲瑒花者曾端伯有以爲瓊花者李衛公有以爲山礬者黃山谷有以爲米囊者其說皆非也蓋此花條蔓而生狀如茶檠柘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出始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筍髯鬚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眾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名爲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今長安唐昌觀所植存否不可知惟潤州招隱寺之花識者鮮不爲之嘆賞云

論薜蘿云薜蘿花一名梔子花樹高二三尺葉厚深綠如兔

耳或似柳而短凡草木花皆五出惟此花六出色白中心黃  
春未抽裂夏初結花又一種樹高五六尺許花葉皆差大謝  
靈運曰爲林蘭并筆之

論山礬云山礬花俗名椹花木高數尺枝肥葉密凌冬不凋  
花白未開時木犀相似及開差大香絕穠號七里香尋常山  
林間多有之又有千葉者案椹卽瑒音相近也

七脩類稿云齊東野語載瓊花惟揚州后土祠有之絕類聚  
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仁宗哲宗時嘗移植禁苑逾年遂死  
載還復敷榮焉後惟宦者陳源取孫枝接於八仙根上至今  
流傳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予攷爾雅本  
草諸書不載惟揚州誌曰唐所植也至正間枯死今不復榮  
據此則瓊花植於唐再榮於宋又再榮於宋末一揭於金再  
枯於元世遂無復種矣合璧事類失載楚語事七脩類稿又  
似未攷合璧者因竝錄之

筆叢卷十一

續甲部 丹錦新錄七

八

廣雅書局采

南海羅宗齡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明東越胡應麟撰

周禮履人

周禮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噫王后之履而使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所用也夫爲絺爲綌服之無數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曾謂周公制禮而設一官爲婦女作履乎曹操猶使妾賣履周公不如曹操乎

案周禮太宰有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凡王后之六服皆掌之蓋王有外司服而后則有內司服也首服則弁人追師分掌獨履人王與后共意頗疑之既歷攷漢唐五代得婦人纏足所自始載讀周禮履人所掌王與后及命夫命婦履名號形色俱同因釋然頓悟三代以前男女履舄無大異者履人竝掌職此之由且古人履以配冠其階級斬然非內飾下裳比也楊不深考以晚近世弓織狀律之故極言其褻而周公不免矣今錄周禮原文并攷各代履制於後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履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舄素履葛履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履功履散履凡四時之祭祀以宜用之蓋古者婦人履與男子同自后妃以至命婦制度質采咸有等差不得踰僭故成周特設官掌之後世驕寵恣行倡優后飾以此職廢也昔人以周禮爲致太平之書卽此可見豈淺識所窺哉

史記男女同席履舄交錯亦似不甚別也餘詳後條

又追師掌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疏曰掌后首服對弁師

掌男子之首服也夫首服男子婦人異故二宮分掌之屨爲婦人男子同故屨人並掌之云疏第以弁尊焉卑爲解蓋疏出唐人其時女子未有纏札之俗屨之同異亡從知也

又內司服掌后之六服褱衣褕狄鞠衣展衣綠衣素紗辨外內命婦之服夫衣視冠則稍褻視屨則較殊故自有內司服掌之然每條之下必繫以祭祀賓客則用之者明各司所掌非燕居之服也使婦人屨猶今世則其事自當職之縫人而內司服且弗與矣夫典絲典泉皆太宰官屬以考婦工者甚密也孰謂休其蠶織哉

### 雙行纏

墨莊漫錄載婦人弓足始於五代李後主非也予觀六朝樂府有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唐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縷影纓長夏鳳凰釵知君欲作閒情賦應願將身作錦鞵花間集詞云慢移弓底綉羅鞵則此飾不始於五代也

樂府雙行纏蓋婦人以襯襪中者卽今俗談裹腳也唐以前婦人未知札足勢必用此與男子同男子以帛婦人則羅爲之加文繡爲美觀以蔽於襪中故他人不言好獨所懂知之語意明甚攷御覽屨詩云足躡承雲屨豐跣春錦夫足跣不言小而言豐則古婦人不纏札可決千載之疑矣

杜牧之詩纖纖玉筍裹春雲見合璧事類楊作碧琉璃滑誤

也婦人纏足實當起於此時并楊所引花間詞商隱絕可證然合璧引杜詩乃入襪類恐唐人自以足指爲玉筍非必以弓織也牧之集亦作詠襪詩楊誤

自墨莊漫錄以纏足始五代諸小說所見皆同余舊頗疑之因攷古昔詩詞如螭首蛾眉犀齒蟬鬢桃腮杏臉櫻口柳肢凡婦人一身摩頂放踵亡不極意形容而足者當今自面目外便爲第一義宋元間咏婦人舉筆關涉六朝前文士詎容全置弗言宋玉登徒賦婦人之陋極矣而不云其足之巨陳思甄后賦婦人之妍極矣而不云其足之纖又史傳所載古今美婦人必有大異於眾者果六代前知纏足則積習之久其創意出奇豈無一二殊絕而史傳杳不聞又楚宮之腰漢宮之髻皆以風俗崇尚昭灼簡書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豔羨當時寧無一醜好者而靈運太白沾沾素足之女俾千載風流之案迨老鐵而發耶觀木蘭歌始終改服足具變革之大者而俱置之餘可槩見矣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三

廣雅書局宋

唐以前婦人足與男子無異則足之服製可知子建所稱羅襪成式所賦錦鞵大槩與男子同或如文繡耳今世纏足已久不爾則眾挪揄之當六代前不以爲人妖乎莊周云四者孰知正色誠然哉自昔人以羅襪詠女子六代相承唐詩尤眾至楊妃馬嵬所遺足徵唐世婦人皆著襪無疑也然今婦人纏足其上亦有半襪罩之謂之膝襪恐古羅襪或此類載攷唐人雜說云崔彥昭與王凝中表有隙後彥昭相其母敕

婢多製襪履曰吾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其行彥昭因不敢爲  
怨夫男子之襪行多則敝使如今之膝褲卽遠行何以多爲  
據崔母所言則唐世婦人之襪誠與男子無異而兩京六代  
皆瞭然矣

玉堦生白露夜久侵羅襪淥水不  
沾衣香塵惜羅襪皆唐詩餘尚眾

曹子建賦踐遠遊之文履又繁欽詩足下雙遠遊蓋魏晉間  
履名遠遊也夫今之婦人足尙弓小卽跬步難之豈宜以遠  
遊名履藉第令婦人纖足善走然深居壺閣亦不宜名履遠  
遊蓋卽男子履名婦人共之繁詩曹賦因寄之題詠耳

又御覽云昔製履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意欲別男女也  
太康婦人皆方頭履男子無異案今婦人履與男子絕殊卽  
欲爲方頭與男子同何可得而御覽之言若此則六代前婦  
人之履斷可識矣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官娘纖麗善舞  
以帛繞腳屈上如新月狀由是人皆效之以此知札腳五代  
以來方有之如熙寧元豐前猶爲者少近年則人人相效以  
不爲者爲恥也右墨莊漫錄所引據此則宋初婦人尙多不  
纏足者蓋至勝國而詩詞曲劇亡不以此爲言於今而極然  
美色愈無聞矣

### 素足女

李白詩東陽素足女會稽素舸郎相看月未墮白地斷肝腸案  
謝靈運有東陽道中詩云可憐誰家婦淥流素足明月在雲  
間迢迢不可得荅云可憐誰家郎淥流乘素舸但問情若爲月  
就雲中墮太白全祖之而注不知引

案謝李之題素足又皆本陶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也卽此知晉唐婦人不纏足無疑夫足素則不織纈則不素未有旣纏之足濯諸淥流者也

昔題婦人足不曰素潔則曰豐妍豐跌宕春錦足跌如春妍是也夫今婦人

纏足美觀則可其體質乾枯腥穢特甚使謝李輩舍其弓纈而誣以潔素一何舛哉

### 浣紗女

太白浣紗女詩一雙金履窗兩足白如霜又曰履上足如霜不著雅頭襪予嘗戲謂太白何迺盼此素足女再三張愈光云李可謂能書不擇筆矣

### 馬山戲語

####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 五

廣雅書局聚

張愈光晚年好縱筆草書不師法帖嘗題所書後曰野花豔日不必牡丹邨酒酣人何須蟻綠太白詩越女濯素足行人解金裝漸近自然奚事金蓮玉弓乎可謂善諛

案楊兩引太白素足女詩而詀其回盼張又有野花邨酒金

蓮玉弓之說蓋皆未悉唐初女子不纏足故也金蓮始六朝潘妃步步生

蓮花事然非言繫履也後世相承皆失攷

古今制度創革誠有大不同者如書籍之雕板婦人之纏足皆唐末五代始之盛於宋極於元而又極盛於今二事顛末絕相類纏足本閨幃瑣屑故學者多忽之因歷考其說如右顧六代前載籍浩瀚或他有確證可盡破羣疑者余固不敢執以始於唐末也博極君子幸其詳焉

墨莊漫錄攷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子案樂府雙行纏知其起於六朝張禺山云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躡屣又云搖修袖躡利履意古已有之再攷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家得宮人王履張平子賦云金華之舄動止遺光又云履躡華英云羅襪躡蹠而容與曹子建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繁欽詩何以釋憂愁足下雙遠遊梁武帝莫愁歌足下絲履五文章卞蘭美人賦金葉承華足陶潛賦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世履有鳳頭重臺分稍之制唐詩便脫鸞靴出翠帷又麗情集載章仇公鎮成都有眞珠之惑或上詩以諷云神女初離碧玉階彤雲猶擁牡丹鞵應知子建憐羅襪顧步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六 廣雅書局藏

褰衣拾墜釵李義山詩浣花賤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鉤陶南邨謂唐人題詠略不及之蓋亦未之博攷也案史記貨殖傳倡優女子鼓鳴瑟跕屣必趙衛女子榆長袂躡利屣楊所引皆小異

雙行纏之說已詳辯於前矣卽楊此條所引益知唐以前婦人無札足者也

履也屣也舄也屐也四者小異而大同古男子婦人共之蓋其形製不甚懸絕自唐宋五代纏足遂專以弓鞵屬之婦人而履屣屐舄皆歸之男子攷用脩所引秦漢六朝語躡屣利履玉屐鸞靴金華遠遊花文重臺諸製竝男子同無一及於於弓織者當時婦人足可槩見雖鳳頭牡丹等號類今女子所為然率是履上加以文繡花鳥作此名耳惟義山詩較似



近之實溫杜一時事也焦仲卿樂府本云足下躡絲履卒章又有絲履與前相應楊作花文履誤又御覽未引陳思七啟云金華之鳥動止遺光非張衡也

唐以前言婦人履鳥尚有可考者補錄下方其製作無大異於丈夫亦隨代足證云

周禮曰屨人掌王及后服屨爲赤舄黑舄

又曰王后翠衣玄舄瑜翟赤舄

又曰命婦之屨功屨散屨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履玄瑤文鳳之舄又拾遺記云王母曳丹玉之履

列仙傳曰昭帝葬鉤弋夫人空棺但絲屨存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七

廣雅書局影

趙后外傳曰后順風揚音帝合馮無方持后屨恐遂仙去

西京雜記云趙飛燕立爲后女弟合德進同心寶綦履

風俗通曰婦女始嫁作漆畫履五色綵爲絲

東宮舊事曰太子妃有絳地文履一兩

搜神記曰宮亭湖有賈客見一女子曰可爲買兩絲履

崔浩女儀曰婦以冬至進履襪於舅姑

齊書曰高帝性儉素宮人皆著紫履

梁書曰江妃寶屨直千萬又西施響屨廊在吳中汝南先賢

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屨

交州記曰趙嫗者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著金鞮屐

異苑曰丹陽縣梅姑者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

炙鞞子曰菲絲爲屨宮中妃嬪皆著見合璧事類

南史東昏紀云每出遊宮人皆露禪著綠絲屨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靴

太真外傳云妃子死馬嵬媼得錦襪襪一隻

玄惟錄曰橘中一叟云君輸我王母女龍縞襪八兩

右皆用脩所遺然無一語及弓織也韓詩一婢赤腳老無齒  
自言赤腳無襪非以纏札言

### 履考

古篆寫字象鵲形以爲履飾也履象取諸鵲鵲知太歲欲人行履知方也古易履寫然敬之無咎今文改寫作錯不識古文也禮注絢履頭飾也周禮黃纒青絢字一作句王莽傳句履注其

筆叢卷十二 類甲部 丹鉛新錄八

八 廣雅書局

形岐頭周禮又有鞞鞞氏舞四夷之樂故以革爲履取其舞蹈

之便至漢世總章俗人服之唐世名鸞靴故妓人從良詩有便

脫鸞靴入鳳幃之句崔豹云古履絢纒皆畫五色秦始皇令宮

人鞞金泥飛頭鞞徐陵詩所謂步步生香薄履也漢有伏虎頭

鞞加以錦飾曰繡鴛鴦履東晉以草木織成有鳳頭履聚雲履

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分稍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隋煬帝

令宮人鞞瑞鳩頭履謂之仙飛履又甄琛齊記曰青州有一種

桃花盛開時採之煉以松脂遞相纏織成鞞履寄往都下人皆

不辨爲何物稽含南方草木狀云晉太康中扶南國進抱香履

以抱香木爲之木輕而堅韌風至則隨飄而動

案婦人履俱見前則餘從諸經籍攷得者補下方用脩止信

筆紀錄宜多失之乃太平御覽合璧事類等亦往往疏闕遺漏卽一履推其餘馬端臨所以嘆著述之不易也以卜止錄履名及履事餘屬屨鳥等悉不錄楊本言履也

說文云履足所依也

又云鞞小兒履也鞞革履也鞞草履也鞞泉履也古今注云履履之不帶者

急就章云麋麀麀鹿皮給履

又云履鳥鞞衰絨緹紉顏師古注鞞生革之履也緹履跟之帖也紉緣履之圓縑也

又云鞞鞞叩角褊襪巾顏注鞞謂韋履頭深而兌平底也今俗呼謂跣子鞞薄革小履也叩角屐上施也如今木履黃氏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九 廣雅書局采

補云下邳謂漆履有齒者曰斬角徐氏云鞞亦履今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鞞

又云履屨鞞鞞贏鞞貧顏注鞞圓頭掩上之履也廣韻云鞞兒履也皮爲之鞞者麻泉雜履之名也又云旃裘鞞鞞蠻夷

民顏注鞞鞞胡履之缺前雍者是也黃氏云鞞鞞胡履也王氏云新唐書西域傳言曳鞞鞞履也

事物紀原云世本曰于則作屣履宋衷注黃帝臣草曰屣麻皮曰履實錄曰三代皆以皮爲之單底曰履複底曰鳥古今

注曰鳥以木置履下乾蠟不畏泥溼履乃履之不帶者蓋祭服曰鳥朝服曰履燕服曰屣也

又云唐韻曰屣草屣黃帝臣于則所造宋衷云草屣爲屣實

錄謂始皇二年始以蒲爲履

又云草謂之屨皮謂之履實錄曰屨夏商皆以草爲之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云馬周始以麻爲之名屨也古今注曰魏文帝寵段巧笑始製絲履案禮少儀云國雖靡敝君子不履絲履則周人已用絲爲屨也

釋名曰履禮也飾足以爲禮

夏關龍逢諫桀曰君之履非履也而履春冰

楊作履非

武王以履賜太公望云東至無棣左傳曰賜我先君履云云莊周云干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錘

賈誼治安策引古語云履雖鮮不加於首冠雖敝不以苴履急就注引誼疏今人賣僮僕者爲之絲履又云美者黼黻庶

人妾以綠履

詩云糾糾葛履可以履霜

方言云履謂之不借朝鮮冽冰之上謂之叩角南方江淮之間總謂之釐良徐土邵派之間謂之叩角

二字疑御覽誤厄言載同梁益

之間曰履關之東西曰緇

六韜曰舜王天下敝衣絰履

拾遺記曰西王母納丹豹文履於穆王

莊子曰儒者圓冠方履

晏子曰齊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

長尺

國策曰春申君上客三千皆躡珠履

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楚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惜一疇履哉呂氏春秋云疇奇也

漢書曰鄭崇每朝見曳革履上曰我識鄭尙書履聲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麤菲草履今者富人韋沓絲履

西京雜記曰度安世爲侍郎常著輕絲履

魏遺令曰可學作組履賣之

後魏書曰王遵業嘗著穿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絕可與郭

林宗墊巾相對杜頻遊在履穿或本此

禮記云披衣鞞履

又云嚮長者而履跪而進履俯而納履

又云君子之飲酒三爵而退則坐取履隱避而後履

筆叢卷十二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十一 廣雅書局

荀卿曰麤絲之履可以養體又大布之衣麤紉之履

東平王蒼傳云魯國孔氏尙有仲尼車輿冠履盛德光靈之

遠也漢書

原憲曳杖拖履行歌頌事文類聚

雋不疑傳云暴勝之屣履起迎見漢書屣履謂納履未正也

皇甫規聞王符至屣履迎之後漢書

北齊書云始安王遙光有瘳疾餉履者以爲譏已大恨之

事文類聚云高帝鎮東府眾僚傾下虞玩之躡履造席如平

時南史

漢書云文帝常履革舄唐書云鳴玉曳履馬周傳

學齋佔傳云古有履無靴趙武靈王乃緣履爲靴徽宗世常

變靴爲履高宗世又變履爲靴冠履二事反使今道流得藉其似云節文

韓非云晉文公與楚王戰至鳳凰之陸絲履墜因自結之

史記云東郭先生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踐地

又云黃石公墮履令張良取之

又云蕭何賜劍履上殿

高士傳云陳仲子織履以爲食

列仙傳云嘯父在冀州市中補履數十年

三國志云先主少孤織履曹公罵云賣履舍長

高文惠妻書云余奉織成履一兩愿著之動與福并

晉陽秋云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潛潛無履弘從人脫履給之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十一 廣雅書局藏

弘合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潛於坐伸脚授之

五燈會元云達摩旣逝後三歲魏使遇於葱嶺持隻履翩翩

西歸門人啟其曠空棺惟一隻革履存焉

唐書云滕王元嬰戲典籤妻鄭鄭以履抵面血流

又云元德秀家惟枕履

神仙通鑑張氲傳云人贈以孔子木履

又仙鑑張氲傳云郭翰贈以孔子二儀履一雙後於晉州尸

解與里人劇飲畱衣履而別

後漢南陽公主慕道入華陰山駙馬王咸追至嶺上見朱履

一雙取之化爲石因名其山公主峯同上

玉光八景經曰東元景道君冠七色耀天玉冠躡九色之履

見太平御覽道家類

又云東北始陽宮牛元景足躡五色履此條亦御覽疑有誤

葛仙公絳裙朱履於八月十五上昇神仙傳

洞冥記云董誥老少不常或乘牛或躡履日三百里

葛仙公跣足屈氏二女夜促成雙履獻之因得道劉諷仙去

託形杖履葬桑間神仙傳

葉法善入水衣履不濡云與河伯遊仙傳拾遺

劉平阿遇異人傳道託形履帽

袁允先生褐裘革履又何尊師衣敝履穿又嚴東衣敝履穿

惟齋一瓢

張道成葬後鶴穿墓出冠履留棺中仙鑑

筆叢卷十二續甲部丹鉛新錄八

洞神經曰學道之人敝衣草履

九真經曰學道者勿令人犯履犯履有忌

玉光經曰有五色九色獅子之履

王喬每乘雙鳧至朝堂網得之乃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凡稱鳥字

繫不錄此有履字故存之杜羨君宜著王喬履出此真一字不苛也

靈壽光年二百餘卒棺僅履存無他物並後漢書

神仙傳云薊子訓卒後棺中惟隻履棺蓋飛揚

仙傳拾遺云盧睂娘將葬舉棺覺輕徹蓋觀之惟舊履存太平

廣記

王知微羽化後寄書回家家人發棺視惟衣履

劉玄和卒後尸逝柩空乃葬其履烏

廣雅書局

張淡客死徐逢源家每七日遺令令人視之至四十九日性  
敗履存仙鑑

翟天師乾祐卒後啟其棺僅雙履舒虛寂其弟子也卒後亦  
履解棺中酉陽雜俎

太平御覽云盧耽有仙術州守期會耽後至化鶴迴翔欲下  
為威儀以帚擲之得隻履耽遂飛去

雜仙傳云劉道成上昇處石上有隻履痕作白色

夷堅志云燕道人尸解柩惟草履一雙

文寶賣草履為業每取嫗數十年輒棄之列仙傳

侯道華者木履上樹悉折去松枝曰他日得吾飛昇

又云老君遣韓真人下迎道華乃脫履松下上松之杪而昇

筆叢卷十二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天

虬髯客傳云唐文皇不衫不履

又李衛公得紅拂窺戶者無停履

李伸見老叟知為異人乃具衫履下拜之間姓名曰吾唐若

山也以上竝廣記

東陵聖母師劉綱嘗從獄中飛出遺所著履一緗

宋徽宗見前后圭履異於常曰紫虛元君也仙鑑

女真王妙想見仙官劍佩曳履升殿曰吾帝舜也今王九疑

山

陳惠虛好道衣敝履穿不以為陋以上竝仙傳拾遺

張殖善役六丁每日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冠劍侍前仙鑑



太玄女有仙術吐火張天嘘之卽滅坐炎火中衣履不燃女仙傳

桑俱鳳自稱白鹿洞道士每謁貴顯一足草履一足麻屨仙鑑

王鼎麻衣草履遍遊名山又王十八破衣草履劉晏令妻子

拜之又王四郎布衣草履謁王珣立仙鑑

傳燈錄云南泉禪師舉斬猫兒語示趙州脫履安頭上而出

泉曰子在卽救得猫兒也

又云石霜禪師謁神鼎脫隻履而視之鼎曰汾州出此弟子

又大陽以直掇皮履示浮山浮山以大陽皮履付投俱見傳燈錄

志動禪師問僧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僧便請師脫雙履拋向

前僧至雪峯峯問靈雲安否僧脫履向峯面前峯休去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五 廣雅書局

法眞禪師菴側有一龜問一切眾生皮裹骨這眾生爲甚骨

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僧無語立同

眞歇禪師命侍者易新履進正覺覺卻之曰吾爲鞵來耶僧寶傳

傳

悟新禪師聞知事捶行者忽大悟奮起忘納其履謂晦堂曰

某禪是悟得的林間錄

禪宗正脈云靈澄禪師偈草履祇裁三箇耳麻衣曾補兩番

肩

明辯禪師贊達摩云皮髓番成話靶隻履無處理藏又隻履

已歸西國遠此山空有老猿啼

詩文玉屑云病僧詩塵埋牀下履風動架頭巾

漢舊儀曰乘輿帶七尺斬蛇劔履虎尾豹履

列仙傳曰胡母班齋書詣河伯貽青絲履

曹植賀冬表曰獻白文履七緗

曹實四民月令曰八月製韋履十月製白履

張華輕薄篇曰足下黃金履

甄述女詩云足躡承雲履

荊州記曰興安水邊平石上有石履

晉書曰武庫火屢代之寶皆焚孔子履漢祖斬蛇劔竝失焉

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純青

又曰凡僧賣者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

晉書曰苻健時河水溢津監寇登得一履長七尺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六

廣雅書局采

唐五行志曰文宗時吳越間作高頭草履

雲仙雜記曰趙廷芝作半月履以千紋布爲之托以精銀填

以絳蠟唐輔明過之奪以貯酒

又曰白樂天製飛雲履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朵染

以四選香進履則如烟霧

清異錄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做孔子履名魯風鞅宰相以下

效之呼遵王履

唐實錄曰大庠中進五朵履

唐二儀錄云大庠中進五朵草履建中時進百合香履

案五朱履

楊引作晉時或據他書俟攷並見六帖

青州雜記曰桃花有一種盛開時垂絲二三尺者采之煉以

松脂遞相纏織成履寄都下人皆不辨何物楊引作齊記恐  
誤當更攷本桃花垂絲故可織履楊脫垂絲二字義遂難通  
見孔  
六帖

清異錄又曰曹翰性貪侈爲周世宗樞密承旨常著錦襪金  
線絲履有朝士某者託無名子作詩嘲之云不作錦衣裳裁  
爲十指倉千金包汗腳慙媿絡絲鞋

李尤文履銘云乃製茲履文質武彬步此堤道絕彼埃塵晉  
傅玄亦有銘曰履正無邪正者吉之致邪者凶之微又古詩  
曰瓜田不納履

劉相魯都賦云織織絲履粲爛鮮新表以文綦綴以蟻珠蘇  
軾夢中見帝作履銘曰寒女之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至雲蒸  
霧起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七

廣雅書局采

梁宣帝履詩雙鳧政聲宣竝飛時表異

以上二則  
竝初學記

李白送人云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

李集

杜甫大雲寺云細軟青絲履

茅亭客話云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

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烏履纖悉具備

說郭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冠係履以見魏王

莊子

鄭虔履穿四明雪饑拾山陰橡

杜甫八  
哀詩

郟超云謝玄在幕府使才必盡凡履屐間皆得其任

世說  
新語

博異志云王昌齡以黑草履獻馬當山神誤納金錯刀其中

忽有赤鯉魚躍入舟取烹之金錯刀在魚腹焉

說郭

吳沈題雷侯履云躡躡舒國步蹴項立炎基文集

春渚紀聞云施嬭溲年六十育沈氏二子為人織履及縫紉

之事說郭

灸穀子曰西晉永嘉元年始用黃草為履宮內妃御皆著之

謂之伏鳩頭履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為之名解脫履說郭

侯鯖錄云蘇子瞻醉臥有魚頭八身者邀因被褐草履黃冠

而去

元微之夢遊春詩云金蹙重臺履侯鯖錄

南史云道士邵碩於元微二年告人曰吾命終因臥而卒後

有人見碩在荊州以一隻故履縛左腳而行甚疾遂不知所

之齊始興王傳

筆叢卷十二續卮部 丹鉛新錄八

六廣雅書局刊

韓子曰鄭人買履者先自度其足為度及至市忘操之得履

乃曰吾忘度亟歸取之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亡信足

也說郭開顏集

迦齋間覽云范寺丞妻大姪一日范偶出同列取官妓雙履

置范臥衾中吏攜衾歸妻見履自縊死

李汝翼為九江帥軍士日課履一雙號李草鞵程史

南齊書云劉瓛年四十未婚太祖與褚淵為瓛娶妻王氏妻

椽壁挂履土落母牀上母不悅瓛即去其妻至孝如此劉瓛傳

孝德傳云魏陽雍處大道下晨夜輦水給行旅兼補履屨不

受其直太平廣記神類

元樂府朱履曲即紅繡鞵也詞林摘豔

朱文公晚年野服見客大帶方履養老奉親書

衡州石室山有僧鬚垂拂履杜陽編

六朝前率草爲履古稱芒屨蓋賤者之服大抵皆然唐張志和以櫻爲履至五代蒲履盛行九國志云江南李昇常履蒲鞞是也然當時婦人履亦用蒲者劉克明嘗賦詩云吳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窗離玉指便隨羅襪步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此詩通篇咏婦人履殊不見弓織意知五代女子尙不皆纏足也劉仕湖南馬氏此詩見郡閣雅談今世蒲鞞盛行海內然皆男子服婦人以纏足故絕無用之者矣

筆叢卷十二

續甲部

丹鉛新錄八

九

廣雅書局聚

南海羅崇齡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二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余少而好史佔畢之暇有概於心輒書片楮投篋中曠日彌月  
駸駸數十百條已丑北還養痾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  
顧向篋中塵盪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強半蠹嚙鼠  
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砮硃千金敝帚者而竊  
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銓擇離爲四篇內以辨體外以辨  
時宄以辨誣雜以辨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或曰  
子與氏之辯弗得已也子是之辯其得已與其弗得已與毋  
亦得已而弗已與余亡以荅因題曰史書佔畢而藏之秋望  
應麟識

筆叢

乙部

史書佔畢引

一

廣雅書局印

明東越胡應麟撰

內篇

尙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元魏小人之史也趙宋遼金夷人之史也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尙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尙書弗誅桀紂乎然以明放伐也猶之乎善善也春秋弗進桓文乎然以防亂賊也猶之乎惡惡也劉知幾以馬班爲善善南董爲惡惡細矣三皇以前無良史乎而孔甲之盤孟紀於班氏焉惜哉乎其弗傳也七國以前皆良史乎而史墨之邪詞紀於左氏焉惜哉乎其遂傳也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畢一

一

廣雅書局藏

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其文之以代降也若歷階而下也晉魏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澁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然而非畦壽比也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徵維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之善靡間左馬恢恢差無異說班書陳志金粟交關沈傳裴略家門互易史乎史乎

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別也而或有不盡符焉張湯杜周之酷附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訐一時直

矣而心不能無私也

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其聖人乎彼子西不害其爲公禮昭公無損其爲直

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萬人之識爲一人之識不可也隻詞之褒貶天壤流焉非以萬人之衷爲一人之衷不可也

史百代者蒐羅放軼難矣而其實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見聞易矣而其實難也子奪褒貶之權異也

陳范有史才而無史學沈魏嬴史學而乏史才左馬班氏足稱具美其識雖互有是非然創始之難百倍因也故匪後人之所及也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舉一

二

廣雅書局影

尙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爲周厯之終是尙書者讖緯之靡也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爲素王之瑞是春秋者符籙之首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慎也

春秋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以詞爲褒貶者也馬班以事爲褒貶者也以事者繁於詞文人能之以詞者顯於字君子能之以字者微而彰簡而覈非大聖大賢弗能也故左之後有荀袁班之後有晁壽春秋之後微紫陽其孰繼之

謂國語出於左氏胡以徵也丘明作傳之後文或餘於紀載也字或軼於編摩也附經弗燕郢乎入傳弗贅疣乎故別創篇名也翼春秋爲內傳稱國語爲外傳猶之子內篇外篇也文內集外集也內外傳或矛盾焉兩存之以備考也或致疑焉



非也

國策之文龕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繡國策之氣雄國語左氏末弩乎國策馬氏先鞭乎

汲冢四書皆史也紀年春秋也周書尙書也穆天子起居注也盛姬錄逸事家也山海經稱禹益實周末都邑簿也其文皆以法勝也

史惡繁而尙簡素矣曷謂繁叢腴冗闕之謂也非文多之謂也曷謂簡峻潔謹嚴之謂也非文寡之謂也故文之繁簡可以定史之優劣而尙有不然也較卷軸之重輕計年代之近遠紕乎論哉

子長敘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於孟堅可也然而勝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舉一

二

廣雅書局宋

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堅敘事尙剪裁故其詞蕪蔓者寡謂簡於子長可也然而遜子長者以其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槩諸史之是非通後說可與較二史之優劣

讀之閱肆沈雄浩乎司馬之氣矣而左規右矩一字增損末由也釋之精嚴簡奧淵乎左氏之法矣而長谷大川萬怪惶惑叵測也而其義律之乎春秋其旨合之乎尙書弗少悖也史之至也

司馬班氏人自爲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餘司馬班氏合而爲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也馬氏不啻談遷也世爲太史矣遷而始成而猶少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固而始成而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

晉梁陳齊周隋六史皆唐人撰也梁陳姚東北齊李百藥周令狐德芬學一家也文一手也中獨晉隋羣彥所脩而晉史大爲猥雜隋史差自精詳以委任異宜才用乖協故也

李延壽南北諸史出而沈約魏收不行歐陽氏新唐五代成而劉昫盧遜咸廢延壽刪沈魏之繁者也歐陽振劉盧之弱者也大槩彼善於此亦因襲易爲功也

舊唐書無論大義乖刺其辭過俚而不文也其體過冗而靡簡也新書雖晦澁務奇二病則庶乎免也事增文減作史名言豈容以書廢哉

謂後漢書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勝則野之說者也謂新唐書之簡不若舊唐書之贍也是不知贍而不穢之說者也然後漢非真能文者真能文者左氏也新唐非真能簡者真能簡者檀弓也

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失者論也要各有攸當焉繁之得者遇簡之得者則簡勝簡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則繁勝執是以論繁簡庶幾乎

合作則簡者約而該繁者贍而整不合作則繁者猥而冗簡者澁而枯檀弓左傳繁與簡俱得者也故左傳高而檀弓獨勝也舊唐新書繁與簡俱失者也故新書僻而舊唐弗如也

昔人謂史記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簡定三氏之等差則非也夫文固有簡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與拙可以較等差而較之乎一事吾猶弗敢也矧一

事之繁簡也舉其全挈其大齊其本揣其末可與言古人矣  
檀弓之於左傳意勝也左傳之於史記法勝也史記之於漢書  
氣勝也漢書之於後漢實勝也後漢之於三國華勝也三國  
之於六朝樸勝也則檀弓史記無法左傳漢書弗文乎非是  
之謂也

衛青李廣均武夫也廣事終身如覩而青寥寥也曹沫荊軻同  
刺客也軻事千載若新而沫寥寥也以敘有詳略也然則史  
固貴繁也曰簡哉而繁有當也亦觀太史之敘倉公平連篇  
累牘靡弗厭焉相如竊女曼倩滑稽雖其文瓌偉可喜而大  
體不無戾也

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鬼瞰褒貶天刑夫天  
網恢矣而史佐其漏鬼責眇矣而史暴其微幽贊參兩功則  
宏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紀載失實賞罰徇私胡以弗旨陳壽  
腐魏收而族許敬宗哉是必有其故矣

夫詩潛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儀苞三極文之  
鉅莫竝焉撮其精則神以太過而竭故詩人多窮且多天肩  
其重則任以太過而顛故史氏多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千  
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也其達踰王公而壽計元會矣能  
亡窮且厄耶

左丘廢史遷辱班掾繆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剖崔浩族  
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其有餘畏哉而不  
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劉若宋若二歐陽顯特甚矣

唐而前之爲史者其人輕而其史重宋而下之爲史者其人重而其史輕其人輕也而史重則輕者因以重其人重也而史輕則重者因以輕然以左遷生唐宋亦不能爲春秋史記也而唐宋史大弗類則以時乏左史馬遷故也

史之體製遷實創之而其義例纖悉班始備也然雄偉跌宕之氣衰焉子長列傳一人始末或述其名或稱其字或兼其姓或舉其官旣匪春秋之義奚取左氏之規也孟堅槩自篇端總其姓字後但著名遂爲定體百世咸遵此類頗眾舉例其餘大槩作者在前易於損益故也史記如廉蔣竇田刺客貨殖數人合傳亦史變體班始人自爲傳後世因之

夫史之論贊而豈苟哉終身履歷百代勸懲係焉子長諸傳不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信單一

六 廣雅書局聚

盡廢此義也至稱羽重瞳紀信營墓無關大體頗近裨官矣自漢而後歷代史臣壹規班氏詎皆聾瞶要在適衷近時貴重子長不求大體專蒐輿僻詎爲神奇恐太史有靈不當一笑也

史漢二書魏晉以還紛無定說爲班左祖蓋十七焉唐自韓柳始一領子長孟堅稍詘至宋鄭漁仲劉會孟又抑揚過甚不足憑也至明諸論騰差得其衷

班馬之書晉隋以前習其義者不啻百家而於詞忽焉唐宋以後習其詞者亦且百家而於義疏焉故史漢之學盛於六代之前而其文貴於六代之後蓋至明而極矣六代至唐爲班氏學至眾著述

傳者殆數十

家史記次之

唐以前作史者專精於史以文爲史之餘波唐以後能文者泛濫於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惟賦與詩亦然故賦迄於左思史窮於陳壽皆漢之餘也故曹劉李杜韓柳氏出而宇宙耳目又一觀矣

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業精故史無弗成而無弗善唐以後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無弗成唐之時史之人雜而其秩輕其責小而其誦鉅故作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劉知幾之啟蕭相韓吏部之答柳州噫可想矣

文之難在賦似矣而出於魏收之口則私也史之難在志似矣而出於鄭樵之口則私也收以賦恫喝溫邵然以左馬較相如則文有不必賦樵以志擲揄陳范然以晁壽方沈約則史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畢一

七 廣雅書局聚

有不必志而收之能賦樵之能志與否吾未暇辯也夫遷之賦不見於藝文志晁之志不曰以法未終乎要不必以此論也 漢藝文志遷有賦八篇

專任易功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兼收易業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後世不然兼其人專其臆兼其任專其筆故班范而後蔑矣

孟堅武仲有伯仲之稱而班以漢書崛然與司馬爭雄晉唐之際幾左席焉傅汲汲於崔蔡之間而莫能自異也顏謝文章日揭江左范之譽聞蓋遠非儔而後漢一書逾壽接固延之靈運遂爲詞人昔人謂詩有別才吾亦謂史有別才也

以昌黎毛穎之筆而馳驟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順宗錄有取

舍之譏曹王碑多軋茁之調柳以史筆推韓與書翹戴至矣而韓弗任也段秀實傳一嚮足珍他絕不覩李習之韜銳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詎止高楊兩女子哉宋王曾蘇氏重名居館職徒成故事隆平集今傳非荀袁匹也史有別才歷較唐宋諸子益信矣

用顏師古等於紀傳用李潛風等於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歐陽疏於事而表志子京僻於文而紀傳宋任人可監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斯各任之準也夫李延壽嘗與修諸史矣胡以弗南北若也夫歐陽修嘗與修唐書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獨任之衡也

孔甲黃帝史也尹佚成王史也劉歆七略班志藝文昭昭載焉而劉知幾以孔甲爲夏尹佚爲商得無勦夏帝之名傳有熊之佐乎尹佚曰周人也又成世也卽史佚無可疑者劉旣誤於先而復稱於後遂使二孔甲合而爲一一史佚分而爲二皆不攷之故也

陳壽三國志魏吳蜀也而唐丘悅三國典略則後周北齊南梁

爲三國也歐陽修五代史梁唐晉漢周也而唐張詢古五代

新說則梁陳北齊後周及隋爲五代也

案五代之名實起太宗命諸臣修梁陳至隋五史故當時謂之五代而晉書以御撰不與也楊用修以唐末五代當之固陋晦伯止言詢古新說亦未盡也

裴松之之注三國也劉孝標之注世說也偏記襍談旁收博采

迨今藉以傳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諸家乎若其綜核

精嚴繳駁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之益友也

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劉義慶有小說十卷惜哉其俱弗傳也藉傳晉梁雅詞今尙盈百哉

臨川書諸目俱稱世說今題世說新語係語於說胡贄也世說之名起於劉向義慶書出向已弗傳然皆劉氏也孝標之注會孟之評劉氏三絕乎

劉知幾之論史也晰於史矣吾於其論史而知其弗能史也其文近淺猥而遠馴雅其識精瑣屑而迷遠大其衷饒訐迫而乏端平善乎子京曰呵古則工而自爲則拙也

甚矣唐人之陋也劉知幾史通稱舜囚堯禹放舜啟誅益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成湯僞讓仲尼飾智矜愚斯數言者戰國有之然識者亡弗謂虛也胡子立驟以爲實也至謂舜禹

湯文同於操懿裕衍而尙書春秋之妄過於沈約王沈斯名

教之首誅矣

史通之爲書其文劉勰也而藻繪弗如其識王充也而輕訐殆過其所指摘雖多中昔人然第文義之粗體例之末而自以窮王道揆人倫括萬殊吞千有然哉

史通之所謂惑若赤眉積甲史氏彌文文鴛飛瓦委巷鄙說皆非所惑者也至竹書殺尹汲冢放棄則當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謂疑若克明峻德帝典所傳比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亡可疑者也而山海詭詞論衡邪說則當疑而弗疑余謂劉有史

學無史筆有史裁亡史識也

唐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專駁子立之謬宋世尙存今無刻本

劉書必與此並行庶無害名

教不爾恐所益微所損大也

何法盛盜之魁也許敬宗奸之首也世知郭象之剽莊而不知法盛之剽晉世知魏收之穢魏而不知敬宗之穢唐所以然者法盛書不盛行於後而敬宗書已夙毀於前也

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義說辟則非文傑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宗元於國語有焉論者以柳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羣然和之然則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弗論乎

虞槃作非非國語余欲作非非

非國語爲柳解嘲第未見本書

孟堅之推太史至矣其駁太史公矣前人製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孟堅法太史者也謂有競心吾弗敢信也聖公藉新市之兵盆子憑赤眉之眾其烏合同也聖公稱尊流汗浹背盆子建號宛縮欲啼其負乘同也光武之臣聖公亦高祖之君義帝蔚宗後漢黜聖公同盆子起光武首東京孟堅之旨協矣子玄以爲聖公不當降光武不當先悖矣乎

史遷列羽紀也班氏列羽傳也各有當焉遷通史前代雖秦楚弗容貶也班獨史當代雖唐虞不得詳也

讀沈約魏收諸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得也其浮詞簡也讀范曄陳壽二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失也其瑣說詳也

晉史之文猥而襍宋梁陳之史猥而浮宋遼金之史猥而陋

古今具史才而能秀及諸體者班氏乎賦與雜文靡弗善也迺詩亦有之左馬卿雲兼撮其勝矣曄壽自史外著作亡聞沈魏著作間覩而史非其任永叔之於班也桓司馬於劉司空

乎



退之之避史筆也柳州諱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焉淮西碑則以爲失實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則以爲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史迺當時諱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訾其紕繆使退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柳徒責韓而莫能自奮其時故不易也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穎之於太史也子厚逸事之於孟堅也紫微燕將之於國策也宋而下蔑聞矣

唐之才弗任史矣而治史者故不乏也顏師古之於漢也精矣司馬貞之於史也覈矣劉知幾之通辨矣魏玄成之志該矣而亦皆不能無憾也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於司馬氏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畢一

十一 廣雅書局采

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凍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翼紫陽者也廬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之鑑與論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胡康侯之傳春秋也胡明仲之讀諸史也宋人敘事遠非漢埒而其論事核於唐

觀綱目於既成亡足異也夷考厥初難言哉夫陳壽魏收不足言王仲淹續春秋而帝元魏司馬氏修通鑑而帝曹魏彼皆何人也黜曹氏於盜黜元氏於夷黜武曌書帝房州自餘大

義數十炳如日星其有迂回難合瑣屑眇闕者讀者求其變

略其粗可也毋詞費哉

溫公之於唐末也敘裴甫之平則全采王式家傳敘高駢之惑則全錄羅隱廣陵較之通鑑體製迥不侔也且求之當日事情頗不合也謂家乘貢諛野史脩却誠然然溫公弗及詳亦以流言故也文士筆讒夫舌武夫兵真三端哉

文公綱目書揚子雲責之備也恕狄仁傑原其心也仲尼謂臧孫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遠出文仲下者夫子亟稱也而以文仲之賢而弗爲少諱弗幾乎刻乎噫未可以淺近論也  
臣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故吾嘗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臣氏也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畢一

十二

廣雅書局藏

陸文裕之輯史通也因劉氏者十七續劉氏者十三繁者削之謬者刊之俚者文之眞子玄蓋臣哉

自司馬之爲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止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數家而弗能詳也夫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

獻吉之論史欲槩蔚宗而下而筆且削焉元美之論史欲挈子長而上而刪且潤焉識則偉矣互千年而下而有若人乎吾弗敢知也卽有若人而亡天於年乎毋困於日乎亡見忌於造化乎鬼神乎吾弗敢必也噫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三

筆叢卷十三

乙部

史書估畢一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十三

廣雅書局聚

明東越胡應麟撰

外篇

創者義農耶治者堯舜耶家者大禹耶征者湯武耶仙者廣成耶聖者尼父耶上古帝王兼總二三斯爲極盛而軒轅氏六者具焉神哉其德乎異哉其時乎

盛哉軒轅氏之時也而微有憾焉夫義農欲治而未能堯舜能創而弗值也皆時也而有能適當之而際榆罔之衰也蚩尤之暴也征伐之功大於湯武而指遜之迹滅於唐虞也亦時也葛洪曰古聖人有輕天下者有治天下者惟黃帝兼之而不知有能所兼者眾也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舉一

廣雅書局

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子而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創業少矣而放勳十六配天尤少也王融之豔鄧禹奚爲哉

三代而上享國之永者周也三代而下享國之永者漢也夫周積德累仁遠矣夫漢除殘伐暴正矣夏商湯禹崛起周則二聖相承也唐宋隋周重臣漢則匹夫無位也而周重之周公也漢重之光武也是三文王而再高祖也其享國之永宜也皇帝王霸古今升降之會也其世有隆污故其號有等差其號係於世也其世弗係於號也稱而久焉熟焉於是乎號之差等爲世之污隆矣

虞夏商周奉天革命代自爲稱摩沿襲也三代而下惟漢得之

魏晉六朝五季之君率緣舊號唐宋混一亦皆因之何耶夫漢之名猶地也

昭代稱名近無所因遠無所襲厥體冠裳厥義鴻遠偉哉光絕百代矣

三代而上之爲帝王者視其德三代而下之爲帝王者視其才漢高之才高光武之才密文皇之才俊項羽之才雄先主之才疏孟德之才狡

三代而下儒之用世者得二人焉漢光武蜀忠武也光武儒而帝者也忠武儒而相者也且俱能將也儒之用斯其烈也唐文皇之文也能將矣能帝矣成康之治所自致也是又能相也然才人非儒者也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畢一

二

廣雅書局校

帝王受命必有禎符芒錫之雲龍文五彩近之矣蛇當道魚腹之文乎姬夜哭叢祠之嘯乎至良一策士滄海黃石胡紛紛也世祖洞達光明赤伏致累家法哉夫唐宋昭代之興也咸亦有間矣而人無弗信者惟其足信也

高之輕士也武之雜霸也西漢之事功釀於此乎光之禮賢也明之養老也東京之節義釀於此乎唐文藝故唐一代鳴詩歌宋藝仁故宋一代言理學

漢文短喪而魏文終喪梁武佞佛而周武刻佛二文二武皆英主也而得失天壤也夫拓拔宇文鈞夷狄也求王政於三代之後僅二事足徵焉能無爲中國媿也

人知漢武之表章六經而不知梁武之訓釋六經尤勤且力也

二武帝才略同文藝同好方外同一仙佛漢武窮兵一念悔而令終梁武寢兵一念渝而致亂

漢夷狄亡君矣而南北有魏文也周武也唐夷狄亡君矣而金元有世宗也仁宗也其盛則宜

巨明以尹氏爲隱母公羊以尹氏爲世卿史記以其和爲相號竹書以其和爲人名夫尹氏男子也而或謂婦人共和一人也而或謂二相史之至矛盾大可笑者若此而將安聽哉夫四書之文亡他籍可取證也其文義則順弗順昭昭也吾從其順者已矣

胡安國羅泌各有辨

楚莊秦穆眇矣宋襄亡之弗暇而霸云乎哉昆吾大彭豕韋異

代也若存若亡也亡已則悼以易襄猶庶乎其可也

班固以齊晉秦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畢一

三

廣雅書局采

楚及吳閩廬爲五霸

桓文五主之霸皆尊王也而皆挾詐也故皆稱霸也然霸有二功與力也桓文功有餘而力未足也其崑尤其工后羿秦政楚羽乎五者霸之盛也古今之力靡以尙也

自楚之弱而吳始強吳之強也未幾而於越隨勁矣自遼之衰而金始橫金之橫也未幾而蒙古浸盛矣天道可畏也哉

甚矣宋之可笑也襄圖霸於前而覆於楚偃圖霸於後而滅於齊襄曰王道偃亦曰王政祖也孫也其一揆夫

春秋之世而眞能柔楚者悼也桓文弗與也戰國之世而稍能抗秦者趙也齊楚無譏也

晉岸賈之夷趙宗其罪專也其意則張公室也而後世以費無

極班之魯行父之逐莒僕其詞正也其事則竊上權也而後世以臧孫辰匹之漢翟方進構陷陳咸等亦執斯語當文仲之立言也豈以爲奸雄地哉

六國之世無君矣然弗盡爾也趙之武靈也惠文也燕之昭也楚之威也齊之宣也皆能振也武靈之強國惠文之用人昭之雪恥威之合從宣之禮賢其事可紀也而武靈殺身餘皆早世天有意於秦乎人乎奚與也

戰國之世能與秦抗者趙而已主父微服入關有圖秦之心焉弗死沙丘六國之勢未可知也惠文任頗服齊任奢救韓任藺挫秦澠池之會卽昭之強無少懦也戰國之令主也頗奢相如皆拔自微眇者也知而用用而弗疑而卒取效五霸之

事弗過也孝成繼之衰焉惜夫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畢二

四

廣雅書局采

戰國之凜然者吾得二人焉王蠋申包胥是矣非豫讓謂也戰國之超然者吾得二人焉魯連張孟談是已非范蠡謂也夫蠡之事越也非不久矣闔廬之強弗間以其君輯也夫差之忿弗間以其君釋也會稽之棲幸詔在也弗爾計安出也以美色蠱人之國以陰謀剗人之社義仗言執者乎

吳之求成也句踐猶有心焉從而贊之報曩日焉可也援桴隨之必滅迺已胡其忍也以烏喙目其君以貨財污其身至齊復爲田常篡其國甚矣人之好亂也

蠡事與胥迺異吳弗可以釋越越弗可以弗釋

吳

仲連義不帝秦甘蹈東海孟談奮身救主超然五湖彼非有所

畏也蠡之去越畏心耳三遷亡一善狀特以貨稱致子殺人而復救之其事汗其識悖

晉之衰也萌於士匄乎楚之衰也萌於屈建乎晉卿大夫自衰而起亡非賢者苟爲政而名義淪二軌繼之皆亂人也餘斗管亡足算矣建衷甲以求諸侯楚圍襲而甚之卒禍其國

戰國四君孰不藐平原乎然秦人挾豺虎之勢握之乎掌股之上以索窮厄無歸之魏齊而卒弗子者則疇其人也長平之

役在任趙括不在受馮亭合頗齟相拒武安空國而出諸侯乘釁以入視函谷猶大窾也春申是辯士非俠士孟嘗是俠

士非義士信陵是義士非曲士

秦前後出兵惟長平最爲竭  
力蓋攻趙之罷不下六十餘

萬關中銳士盡矣若王翦攻楚  
秦已得天下半不足言空國也

筆叢卷十四

史書估畢一

五

廣雅書局宋

起剪頗牧班平良哉牧也扶弱趙卻強秦材優三子矣至忠而被戮則宋之武穆弗加也勝歇文忌班乎偉哉忌也振殘魏驅暴秦才絕三子矣至信而見疑則魏之陳思一律也牧死豈直惟亡趙忌死豈直惟亡魏并亡六國矣

鳴夷望諸皆舊臣也員畱而戮殺去而生毅爲得乎淮陰畱侯皆功臣也信畱而族良去而完良爲得乎噫難言也員與光君臣之暱手足腹心弗喻也日吳之沼而忽然外國情乎非以死殉亡可者毅之去則善矣漢以羽視信信一日在漢一日憂乎卽北走胡南走越其能免也善爲信計者非文子之祈則文信之藥而已悲夫

太史傳刺客五人其道皆亡足論也其志其事則得失難易差



焉洙偵軍喪地罪弗免誅蔡丘之會非盛有甲兵之陳也提  
劍劫之成則倖生敗不虛死蛇鼠之知壯夫弗爲已政於嚴  
氏受恩非素而能終其母之年念其姊之戮殺身皮面志足  
矜也而倉卒一呼事猶易也軻也裹匕首入虎狼萬戟九關  
聲色亡動至肢體分裂嘻笑自如非蓋世之勇孰與斯乎專  
諸所刺王僚所爲吳光厥志厥事咸瑣瑣也非荆聶比也讓  
則余別論詳矣

刺大亂之道也萬弗已而用之則視其刺之是非而已劫桓逆  
干順也弑僚下賊上也殺累私害公也洙以亂道刑諸以亂  
濟隱政以亂快仇皆亂之亂也且也桓可義奪遂出忿爭光  
匪廢逐三子者之刺亦可以已乎哀哉丹也燕社稷旦暮墟  
矣丹思所以濟之而萬無策也僥倖於一刺詎得已哉政殛  
蘇嗣可以息黔黎延周脈燕亦未至遂亡軻之垂中而弗中  
也天也世人燭成敗弗燭是非故軻爲笑資而洙爲大勇悲  
夫

羽之觀秦曰彼可取而代也季之觀秦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劉  
項之志可知也立懷者梁非籍意羽破漢興懷迄無恙季能  
一日終北面之義乎曰季雖弗臣未必爲桀之舉也則秦之  
於赧魏之於獻亦有辭乎夫淮陰彭越君臣之分已定也漢  
未嘗置之地上也況義帝其素所君也

高帝戰勝攻取經國致治事不如文皇然而文皇弗能爲高祖  
也以高神略懸斷乎勃固其餘事歎也顧亦能焉侯景彭樂

庫狄干斛律金慕容紹宗若鑑而燭也文皇智籠一世終以  
勦失之知人豈曰易哉

文皇之出勦蓋有由焉英衛之才非遇文皇皆有以自立者文  
皇少於諸將其將終也一時征伐功臣盡矣勦僅存而高屏  
文皇蓋有所慮也故出之以探其衷而因循則殺之蓋文皇  
不能無慮勦而又不欲爲高祖之殺韓彭勦行而太宗之疑  
釋且殺之無名矣侯景之事其必至者也武氏則全未形也  
文皇之出勦卽景之慮非紹宗之慮也蓋欲高以位結其心  
非冀其力也夫文皇豈區區趨步神武哉

將之道曰智曰勇而已古今聖於勇其項籍乎聖於智其韓信  
乎勇而困於智雖萬鈞猶匹夫也羽之勇無所事謀而敵之  
謀亦無所施智而藉乎勇雖百勝猶恆技也信之智無所事  
力而敵之力亦無所用而漢高者又能使籍失其勇信失其  
智才愈高衷愈隱業愈盛德愈衰矣

垓下之戰楚事去矣非信之智能覆羽也然漢不得信未可知  
也以全智遇全勇必其勢皆全優劣庶幾定也夫其勢全者  
又必其鬪確夫劉曜擒於石勒高昂沒於宇文豈其勢有強  
弱哉鬪有確不確也

宋義之鬪秦趙也實畏邯欲觀成敗耳邯舉趙義且棄軍走孰  
承其敝乎至不卹士卒置酒高會大言凌羽蓋以口舌得禍  
妄庸豎子羽殺義羽刃污矣凌敬規建德毋救鄭尤謬唐克  
鄭旦夕鄭克則夏望風靡矣

項王喑鳴叱咤千人皆廢然東城之役灌嬰以五千追之雖殺傷過當卒自剄勢也垓下之戰漢兵亦六十萬非淮陰在軍鮮不爲靈壁矣第信亦非羽敵也楚之謀臣亞父而已然其謀得與失蓋相等焉其謀之失者一曰立義帝其謀之得者一曰圖沛公以陳涉之庸也大呼澤中從者百萬智如梁勇如籍乃使立楚懷而君之梁死籍苦戰以定天下於懷無尺寸假也雖然君之矣而弑之以成漢之名可乎其圖高祖也識天下之大勢雖羽弗如也世之俚儒堅執以爲笑端夫沛公死至今數千年無二沛公也當時可知也曰天將啟之矣其可廢與噫斯語也他人則可亞父則不可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死秦鹿失天下之勢非劉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舉一

八

廣雅書局 宋

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爲爲韓者迂甚也則韓成而在奈何興漢而復韓故封良志也項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爲韓乎哉

良平皆策士之雄也夫三傑之目首留侯而六出之奇專曲逆何也良洞悉天下之幾平巧濟一時之變夫捐金草具雲夢僞遊良弗屑也非平也疇則能之昭烈伐吳孔明嘆曰孝直在不令主上及此達良平事者可與繹諸葛之言矣

淮陰登壇高密仗策武鄉分鼎懸斷未形毫髮不爽胡其異也高峇呂后亮屬後主歡屬文襄懸斷身後毫髮不爽又胡其異也

高舉平勃而呂后再問而高弗峇也亮舉禕琬而李福再問而

亮弗荅也夫終平勃而漢無事矣奚以荅也終禕琬而蜀幾亡矣奚以荅也智哉高乎悲哉亮乎

武鄉亟稱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禕琬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於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禕之庸皓之佞非維蜀久亡矣艾云乎哉

陳豨非黥布輩也征豨平陽絳灌之事而高卒自將淮陰之死可知也彼其以呂自解哉淮陰墮其術可也而後世亦墮其術何哉

章邯白起之亞也劔於羽而名弗稱龍且黥布之徒也滅於信而勳弗立楚之可當一面者且耳破九江救田橫他弗任也且死濰水羽始大懼遣人說信及越反梁無可使者自往擊之卒失成臯楚以亡故吾嘗謂增去而楚無大臣且沒而楚無善將難爲碌碌道也

甚矣漢高之智也斬丁公使天下戒其爲臣是天下咸爲所欺也斬丁公使後世子其爲君是後世咸爲所欺也

夫荀吳之殺鼓人也吾與其義夫句踐之殺吳宰也吾與其公何也鼓人以城叛而吳未嘗受也語之存越也以貨其亡吳也以讒故語於越無親而於吳劇蠹也戮之宜也若丁公於漢高也爲利乎於項氏也爲讒乎季之脫於厄也爲德乎爲仇乎律之荀吳句踐無一合者也夫高之虐於刑也其浮於政矣夫

仲尼曰以直報怨雍齒之侯直乎以德報德丁公之殺德乎夫

假齒以示恩也假丁公以示法也假之而足以成其私則匿怨可也忍心可也夫高之末年叛者蓋九起焉而卒斃於黟布之矢也視光武太宗何如哉則挾詐者信有時而窮也

夫項伯以私漢封誅不忠乎夫鄭君以名籍逐誅不忠乎夫項失天下其故多矣謂由丁公俾籍也都三秦任亞父雖無事漢可也夫季布忠楚者而髡夫鍾離忠楚者而戮夫丁公胡足惜也惜後世欺於漢也

百戰百勝而得天下者唐太宗也而項籍以勝而失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者漢高祖也而昭烈以敗而失之固人也亦天也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學一

十

廣雅書局聚

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聲之振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藉父兄之業亡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甚矣睂山父子之勇於論也責昭烈不能死敵又謂棄荊州入

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炎運灰人望絕曹氏之業已成非暴秦新莽比也而責以高光之事可乎劉虞不受帝號迺心王室其伐公孫也但令取贖幾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濟

乎否也夫先主武侯人傑也而匹夫諒哉

漢之末造操所憚者備也不在權也權所憚者羽也不在操也故昭烈不能有荆於先而壯繆不能保荆於後也

赤壁一戰之後吳君臣不憂操而憂備矣襄陽旣克之後吳君臣不憚操而憚羽矣而昭烈忘之壯繆忽之武鄉亦姑置焉  
天平

一軍宛洛一軍秦川諸葛初議曷嘗棄荊州哉然而其地彈丸也其形四戰也進攻可也胡以守也必兼益部之饒挾漢川之險庶進而攻可以復中原退而守可以堅鼎足此豪傑萬全之識而後世顧紛紛焉司馬所以賤腐儒也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畢一

工 廣雅書局

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出祁山六焉曷謂欲長守蜀也司馬徽所斥腐儒其呂溫蘇洵等哉而惜乎未有執余說以破之者自餘瑣瑣若辭能鄭如幾俞文龍輩吾何譏焉

亂漢之賊吾不曰董卓李傕而曰賈詡亡漢之賊吾不曰曹操孫權而曰呂蒙當卓就誅也漢幾定矣詡策權襲害王允而漢紆瓦解及操議遷也漢幾復矣蒙策權襲害關羽而漢社  
瓜分

復漢羽一人弗任也取襄樊扼操胸矣吳蜀兩臂夾而攻焉卽操能守關中原非魏有也復宋飛一人足任也擣汴洛虓犬

魄矣韓吳諸帥角而逐焉卽未能絕塞中國非金有也而蒙  
也以詭襲之檜也以和尼之天平酷哉

亮之才勝羽十倍矣而由蜀攻魏則勢不便相萬也故六出而  
身殉之沒之才下飛數等矣而以宋圖金則力不敵相百也  
故三敗而國隨之

羽死踰月而蒙殲天欲亡漢故以蒙襲羽又爲羽滅蒙也羽精  
忠大節而世有責之備者蒙鼠迹狐踪而世有贊其能者吾  
所爲廢書太息也

姜維之討賊偉哉中原難復也夫人辨之矣維竭一身以殉之  
雖屺猶勝也李訓之誅閹強哉中貴難鋤也夫人辨之矣訓  
出萬死以圖之雖私猶公也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墨一

十二

廣雅書局

郁離子云六朝五季之君而遇漢祖不能與布越伍而況乎能  
南面也青田本色語哉然其中亦有等焉劉裕材力錚錚孟  
德仲達之亞處宋藝祖地弗優爲乎齊梁陳氏下矣迺隋文  
之經國撫世未易忽也五代諸主鼠竊之餘氣象施爲又齊  
梁陳氏下矣惟柴氏意度頗自可觀

拓拔燾之力足以壹天下而南之世非叔寶也爾朱榮之才足  
以壹天下而北之世非隋文也以隋文而遇叔寶雖欲天下  
亡混壹弗可得也

秦堅之取晉以迫矢之隋堅之取陳以緩得之秦以六十萬而  
奔可謂拙於用多隋以兩八千而勝可謂巧於用寡其故何  
也隋有將秦無將晉有備陳無備

秦苻堅之量也魏孝文之文也謂夷狄無君吾弗信也慕容恪之貞也斛律光之毅也謂夷狄無臣吾弗信也夫世之稱四子也以才吾之薦四子也以德

江左諸人風流籍籍視北霄壤也迺廟堂之上有王景略乎帷幄之中有崔伯深乎景略升孔明之堂伯深入子房之室者也夫豈直六朝唐以後絕未覩也

魏之有崔浩也豈直雷侯哉其淹貫典墳研精翰墨曉暢星厓博習方書藝能之美幾諸葛矣然而超然之智弗若良廓然之量弗如葛也夫是以及也

浩之備載國書也紀實也排擠佛教也崇儒也自六代至唐史

有弗虛飾乎儒有弗異端乎齊史書崔孟軻闢墨百代瞻仰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估畢一

十三

廣雅書局采

浩以直筆覆宗世但知其才藝縝流至謂釋氏之報壽亦旋死盜手刃出腹中快哉有天道焉

邢巒魏之儒者而功名烜赫世但知其將也楊愔齊之文士而幹用優長世但知其相也巒不以將顯樊深劉焯等爾愔不以相顯邢劭魏收等爾卒魏良將無過巒者齊賢相無過愔者世以儒者鮮通文士爽實余獨惜二子以將相掩其平生也

援於績弗得遺也雲臺外之以嫌乎武於班弗得錄也麒麟殿之以節乎彼自以大公乎而咸未盡也次援於鄧吳次武於霍丙豈不亦廓然哉夫瀛洲而敬宗與也吾弗能愛其才也補孝孫十九矣黜許而仍十八後世必有躉余言者



以秦之慝也然而不弑周赧也以政之殘也然而不戮六王也  
裕也於故君則再弑焉於降王則駢戮焉裕之慝也過於嬴  
而殘也烈於始矣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於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焉薛仁杲降  
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之其他蓋不勝數  
也項羽未嘗殺沛公白起未嘗再戮降卒也或謂出太宗意  
夫顏利擒而太宗弗殺也然胡以弗能救與劉文靜死且弗  
能而況數子也

唐高祖之謀之於李密勇之於竇建德詐之於王世充皆弗如  
也而以子勝之劉武周薛仁杲羣盜摩耳非建德輩也李密  
有英雄之度而一敗弗能振建德故匪太宗敵然當救鄭有  
必勝之勢何至如拾芥也帝王天命此可以觀焉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格舉一

十四

廣雅書局採

文皇之於高麗也未嘗不且夕留意焉遼左之歸練兵勵士史  
不絕書遲以期歲平壤必舉蓋蘇文必磔非若漢高之困於  
冒頓置之度外弗校也而儒生類以爲劓何也夫自司馬氏  
通鑑出而人之讀史者希矣

三代而下當大任而弗動者疇其人哉漢博陸也唐梁公也宋  
忠獻也若至公亡比盛德自然近於己正物正者吾必以汾  
陽亞武鄉焉司馬粹乎其衷也希文廓乎其度也用皆未究  
惜哉

論相於唐虞之後伊尹周公諸葛至矣漢蕭曹丙魏唐房杜姚  
宋宋李王文富韓范司馬其庶也漢之相以質勝唐之相以

才勝宋之相以體勝

西漢將才東漢將德高以才勝故將亡非才者光以德勝故將亡非德者聲氣之感捷桴鼓哉夫西漢諸將多羣盜高之起亦三尺也東漢諸將多儒生光之起亦一經也德也才也咸有自也

唐之將以才勝近西漢而弗如其雄也宋之將以德勝近東漢而弗如其雅也太宗之才過其德藝祖之德過其才甚矣下之從上也

義兵不尙詐謀成安君死泝上矣諸葛氏之八陣一何堂堂正正也唐郭汾陽之御眾大而公宋岳鄂國之行師義而肅論兵於三代之下三君子其上乘乎論將於三代之下三君子

其至德乎

唐之林甫宋之檜宇宙大奸之首乎奸之誤國也有柄而弗才者有才而弗柄者有柄且才而弗久者林甫檜兼之故其爲禍烈也林甫擅於朝而祿山懾弗敢動張韓諸帥之兵一旦解於檜而曾弗知也其才百盧杞什蔡京胡敢望也

漢之有卓也梁之有景也唐之有溫也略同也亂同也惡同也報同也古今大慈之魁乎操懿裕堅國之害重而民之害輕安史巢勳民之害大而國之害小莽也兼之而始猶飾也

惡之窮天地亙古今者誰乎武曌是已吾求其庶幾萬一者於數千年史冊之間而弗復覩也意者亙數千劫之前有之乎吾知其惟曌獨也合蚩尤商辛王莽董卓曹操朱溫蕭鸞趙

高林甫秦檜而爲一足以當墨乎惡未也墨武所製字後人遵之非也

魯之兩姜氏也人知之矣知唐之有武氏而弗知唐有兩武氏也知魏之有馮氏而弗知魏有兩馮氏也兩武氏俱殺子矣兩馮氏幾再弑君矣武則折而馮則誅故弗彰也

甚矣女禍之易於襲也而繼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已甚矣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魏之兩馮氏也唐之兩武氏也姜之弑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夫有所受之也然姜戮於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弗可再也

夫亡秦者胡秦以匈奴而不知爲亥也亡唐者武唐以君羨而弗知爲墨也則詎非天哉夫亥之事微而匈奴顯也固非始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俗畢一 六 廣雅書局

皇所能逆也夫君羨何能爲而墨之爲武爲女昭昭也且涪風言在宮矣以太宗之英武明燭萬里而目睫弗能察也則詎非天哉

漢之后賢者與不賢者半乎呂之惡也馬鄧足以當之唐之后若武若韋亡弗惡矣而長孫后弗臨朝也故其賢弗著也宋之后若高若曹亡弗懿矣而楊后弗臨朝也故其慝弗著也宋之創業中興其君皆弗漢唐若也而母后之賢獨盛焉宣仁之懿其猶在和熹上乎杜之金匱幾一言喪邦矣宋人止稱高曹向孟有以也

戰國之士之立言者一何眾也而亡弗傳者彼曷嘗有意於言哉無論孟荀卽莊列管商申韓韋翟彼所欲傳者其術也寄

之乎言焉耳矣然而其術弗傳者術偏也其言傳者言古也  
春秋戰國齊魯晉鄭楚宋之間蔚乎其文也秦靡一焉卒以代  
周文勝極而質反也夫一李斯也文於逐客而弗文於嶧山  
噫可推矣

叔度閔冉之流也而世少其立言焉仲淹游夏之匹也而世多  
其立言焉少者恨之多者惜之也夫漢末節義之區也卽靡  
立言推者推矣挽者挽矣叔度雍容令譽其享則宜唐初功  
利之數也房杜諸人其無能詡揚師德審也無中說有仲淹  
哉信言弗可已也

操之略過孫吳矣而亮以彷彿孫吳白之才過庾鮑矣而甫以  
擬倫庾鮑古人虛心曩哲故其就益高也後人蔑視前修故  
其造益下也

文人無行信乎太史雪李陵少陵拯房瑄戛戛乎難哉陳思之  
憂國韓愈之格君無論白從永王疏矣然而非逆也柳黨叔  
文躁矣然而非奸也

筆叢卷十四

乙部 史書部 一

七

廣雅書局 聚

南海桂銘球初校

南海羅崇齡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少室山房筆叢卷十四

